

6 7 8 9 30 1 2 3 4 5 6 7 8 9 40 1 2 3 4 5 6 7 8 9 50 1 2 3

卷四十一

李斯本學帝王之術 趙高志在報讐 魏豹李錡李守貞皆以婦人謀叛
蔡邕女婚多貴顯 王羲之為雲南先師 曹太后能容直臣
唐中宗復位由張易之兄弟 趙普遇合 滄浪亭 蘇東坡秦少游才遇
東坡晦庵南軒皆有賢子孫 孫觀為東坡子 蔡忠定修城 岳忠武之死
岳墳鐵像 華夢得周草窗 謝皋羽 葛嶺大石佛 少林寺僧兵
大忠祠 畫扇聲 鳳陽弓者 虎邱賣花

卷四十二

男人女名女人男名 命名奇詭 文字繁姓 女扮為男 男子稱佳人
一母生數帝二后 一母生二名儒 一母生兩狀元 面首 再醮后 長壽
多子 醜女變美 一明才女 童女生子 老婦生子 賣妻再合
風吹送妻 古婦女不嫌鬚 內監娶妻 神像配合 男福尼姑高教坊
專肉僧 館師為帝王 奴封侯 九儒十丐 盜賊敬名德 權奸有心骨
一人殺四王西大臣 一將軍平三國生擒其王

卷四十三

成語 萱堂桂窟 點心 茅柴酒 綿力 對手 張季趙 藟馬
屠家稱善太公 世界 畔 外後日 登時 鑽 暖房 穿孝杜撰
羞吐氣 着力 相打 底 箇 生活 扯 你 賣夫 請安 香火
斷喪 門房 馬頭馬門 生口 驃馬駟馬驕馬 覆鼻 擊鼓頭 迴波 毛作無字 吳道 呼魯為快 萬寒三友



15
1226
7



門 4 5
號 1226
卷 7

咳餘叢考卷四十一

陽湖 趙翼 雲崧

李斯本學帝王之術

吳起嘗學於曾子後乃殘忍好殺爲名將所學與所用有如此之相反者而尤莫甚於李斯史記李斯傳斯少時從荀卿學帝王之術而賈誼傳河南守吳公治行爲天下第一故與李斯同邑而嘗師事焉然則李斯之師乃大儒而斯之弟子又能以經術飾吏事獨斯則焚詩書嚴法令爲禍於天下何也蓋斯本學帝王之術以戰國時非可以此干世乃反而爲急功近名之術以佐秦定天下及功既成自知非爲治之正道恐人援古以議

已故盡毀諸書以滅帝王之迹欲使已獨擅名耳

趙高志在報讐

趙高之竊權覆國備載李斯傳中天下後世固無不知其奸惡矣然史記索隱謂高本趙諸公子痛其國爲秦所滅誓欲報讐乃自宮以進卒至殺秦子孫而亡其天下則高直以勾踐事吳之心爲張良報韓之舉此又世論所未及者也金史宦者梁琬本宋奄人也勸海陵伐宋人謂其與宋通謀使海陵疲敝國中云

魏豹李錡李守貞皆以婦人謀反

史記魏豹立爲王薄姬之母納薄姬於其宮許負相姬云當生天子豹聞之乃反後豹被誅薄姬得侍漢高祖

生文帝果爲皇太后新唐書憲宗孝明皇后鄭氏本李錡妾有相者謂氏當生天子錡聞之納爲侍人遂反錡誅沒入掖庭憲宗幸之生宣宗宣宗立尊爲皇太后五代史李守貞子崇訓娶符氏有術者能聽人聲以知貴賤守貞出家人使聽之至符氏聲驚曰此天下母也守貞方有異志聞之益自負曰吾子婦猶爲天下母吾有天下又何疑哉於是決反後爲郭威所誅符氏遂歸周世宗爲繼室果爲皇后然亦有徒死而不驗者唐書羅藝傳有女子李氏自言通鬼道嘗謂藝妻當母天下妻令視藝曰妃之貴由於王藝夫婦信之遂反後被誅又張亮謂公孫常曰吾有妾相者云必爲王太姬遂反後

亦被誅而藝妻亮妾皆不驗

蔡邕女甥多貴顯

蔡邕無子其女文姬初適衛仲道後歸董祀生女為司馬師之妻又羊祜傳母陳留蔡氏漢中郎將邕之女也則邕又有一女嫁羊衞即祜父既生祜而祜同產姊乃景獻皇后也

王羲之為雲南先師

元史張立道傳雲南未知尊孔子皆祀王逸少為先師立道至始立孔子廟設學校擇蜀士為之師雲南始知尊孔子按唐書先天元年南詔晟羅皮已立孔子廟於國中又漢書司馬相如入蜀西南士人盛覽從學歸以

度鄉人滇之文教始開章帝元和初滇池出神馬甘露降白鳥見乃建學立師則滇之有學校已久矣元史所云恐不足為據

唐武后能容直臣

武后之嚴刑濫殺縱周興來俊臣等荼毒善類固古今未有之凶暴然亦有不可測者方其寵薛懷義時蘇良嗣遇懷義於朝叱左右批其頰曳去而朱敬則疏謂陛下內寵有薛懷義張易之昌宗固應足矣近聞尙食柳謨自言其子良潔白美鬚眉左監門長史侯詳自云陽道壯偉堪充宸內供奉無禮無義溢於朝見舊唐書張易之宋璟劾張昌守奸人占已有大分武后欲赦之相

彥範疏諫謂陛下以簪履恩久不忍加刑是皆直揭后之穢跡宜乎老羞變怒立賜誅夷乃於良嗣之批懷義則置若不知於敬則則勞之謂非卿不聞此賜綵段百匹而彥範璟亦不聞斥責也懷義等憾此數人次骨牀第間所以媒孽之者宜無所不至后獨始終不爲所動陸贄所謂天后收人心當時稱知人之明累朝賴多士之用固亦英主之所爲也

唐中宗復位由張易之兄弟

中宗之名還固由狄仁傑以母子天性感動武后世皆知之其實乃張易之兄弟力也唐書仁傑傳易之問自安計仁傑勸迎廬陵王吉頃傳易之以兄弟寵盛謀自

全計於頃頃曰公家以寵幸進非有大功於天下勢必危吾有策非惟保身且福及後嗣天下思唐久矣廬陵斥外相王幽閉上春秋高諸武非海內所屬意公何不請迎立廬陵以繫人望易弔爲賀之資也易之昌宗乘間如頃教后意乃定遂還中宗是廬陵之復仁傑與頃發其端而成之者易之兄弟也凶穢之朝欲濟大事固有非正人所能爲而反藉嬖倖以集事者

趙普遇合

孫公談圃謂宋藝祖生西京夾馬營營前有趙學究聚徒課學宣祖遣藝祖從之後遂館於宣祖第趙學究卽普也則藝祖嘗受業於普矣然王明清揮塵錄及王銍

默記皆言宋太祖入滁之始趙韓王教材童於山下太祖訪問得之用其計俾爲鄉導取道清流關側蘆子峯浮西澗入自北門直擣郡治皇甫暉方坐帳中聞變躍其愛馬號千里電奔東郊太祖追及於河梁一劍揮之人馬俱墜遂就擒姚鳳卽以其衆降又厚德錄趙普初爲滁州判官太祖至滁與語奇之會獲盜百餘人命普訊之所全活甚多是一說雖不同然大概可見普之遇太祖在滁也按宋史普爲永興節度使劉詞從事周世宗兵至淮上宰相范質奏普爲軍事判官宋太祖拔滁州適宣祖卧疾普朝夕侍側宣祖乃待以宗分太祖嘗與語奇之後遂辟爲推官掌書記所至輒請以自隨則普之遇太祖在滁無疑談圃所記或得之訛傳也

滄浪亭

姑蘇滄浪亭世但知爲蘇子美遺址而不知子美前後凡數易主按子美自記謂訪諸故老錢氏有國時近戚孫承祐之池館也葉石林詩話則謂錢氏廣陵王所作慶歷間蘇子美謫廢以四十千得之傍水築亭名曰滄浪歐陽公所謂清風明月本無價可惜只賣四萬錢者也子美死後爲章僕射子厚所得廣其故址爲閣爲堂亭北跨水復有山名洞山章併得之發其下皆嵌空大石千餘株亦廣陵舊物益以增累遂雄冠一時是子美後又屬之章相矣石林又云王元之爲長洲縣令無日

不攜客醉其上有詩曰他年我若功成後乞取南園作
 醉鄉大觀末蔡魯公罷相欲東還詔以園賜公公有詩
 云八年帷幄竟何為更賜南園寵退師堪笑當年王學
 士功名未有便吟詩則章惇後又屬之蔡京矣洪邁對
 雨編又謂子美買時僅用四十千今為韓蘄王家所有
 價直數百萬矣則蔡京後又屬之韓蘄王子孫也然至
 今言滄浪亭者但知有蘇子美而章蔡韓三氏莫有記
 之者豈非富貴勢力之不可恃而文人風流文采可以
 久而不泯乎

歸震川滄浪亭記謂子美之後有禪者居之改為大雲庵二百
 年來寺僧文瑛尋古遺事復子美之舊大雲庵復改為滄浪亭
 此雖於子美後存易章蔡韓數主未及詳考然宋元以
 來廢為僧寺寺又改為今之滄浪亭則興廢又可見

蘇東坡秦少游才遇

缺月掛疎桐漏斷人初靜時見幽人獨往來縹緲孤鴻
 影驚起却回頭有恨無人省揀盡寒枝不肯棲寂寞沙
 汀冷此東坡詞也野客叢書記坡至惠州居白鶴觀其
 鄰温都監者有女年十六聞坡至欲嫁焉坡夜吟咏則
 其女徘徊牕外坡後知之正呼王說為媒適有海南之
 行遂止其女旋卒坡回聞之乃作此詞以記當日情事
 也又秦少游南遷至長沙有妓生平酷愛秦學士詞至
 是知其為少游請於母願托以終身少游贈詞所謂柳
 江幸自繞郴山為誰流下瀟湘去者也念時事嚴切不
 敢偕往貶所及少游卒於藤喪還將至長沙妓前一夕
 得諸夢即逆於途祭畢歸而自縊以殉按二公之南皆

逐客且暮年矣而諸女甘為之死可見二公才名震爆一時且當時風尚婦人女子皆知愛才也

龜窟開評以此為東坡在黃州時事又云坡倅杭日與劉貢父兄弟遊西湖忽有一女子駕小舟來自敘景慕高名無由得見今已嫁為民妻聞公遊湖不憚呈身以遂景慕之忱願獻一曲坡乃為賦江神子詞以貽之其末句所謂依約是湘靈擬待曲終尋問取人不見數峯青者也

東坡晦菴南軒皆有賢子孫

宋史韓琦有孫曰浩守濰州建炎二年金兵攻城浩率眾拒守城陷力戰死稗史蘇叔黨過坡公季子也靖康中赴官河北道遇綠林脅使相從叔黨曰若曹知世有蘇內翰乎吾即其子也肯隨爾輩求活耶通夕痛飲而死吳師道棲真寺記蘇轍子遲建炎初以秘閣出守婺州疏請減本州歲貢羅詔從之金史列女傳蘇轍家於

許其後蘇嗣之母白氏少寡常於宅中祀東坡穎濱二像許州被兵時辭兩先生像自縊死則蘇氏不特有賢子孫且有賢婦矣稗史元兵入閩執朱晦菴曾孫浚欲降之浚曰豈有朱晦菴後而失節者遂自殺則朱子後亦有人也然朱子語錄謂叔黨為梁師成妻持服而何燕泉餘冬序錄又記朱浚為浙漕每有書至賈似道必稱萬拜人因謂之朱萬拜則其居官時似亦不能自守者謝枋得集有薦朱山長書云朱文公會孫名沂字泳道守貧不仕嘗曰吾家侍郎總領畿漕即浚也受知宰相以文公之故撫仕可唾手得終為一俗吏既無補於世道徒有忝於家聲據此則朱子曾孫名沂者乃節士而名

浚者俗吏也其被執自殺之事不見於史惟元人劉麟瑞作昭忠逸詠五十首俱記宋末忠節內詠浚一首云身披薜荔去瓊垢迢遞南來八使車人隱考亭春自遠馬嘶春水難誰紆好扶名義垂千載不把衣冠辱四書為守彝倫先訓在潔身珍重返吾初則浚自殺之事乃稗史妄傳其為完節不仕則有確據鄧光薦忠義傳張唐長沙人南軒張宣公諸孫也宋亡後起兵復衡山湘潭等縣兵敗被執欲降之唐罵曰宋紹興至今百五十年乃我祖公收拾撐拄者今日降而死何以見魏公於地下遂遇害亦見宋史文天祥傳又鄭所南集宋亡時趙淮被擒逼使至揚州誘降淮謂城上曰此城是我祖

我父所收拾語李制置決不可與賊賊怒殺之是趙方有賢孫趙范有賢子此皆名臣子孫之不墜其家風者也惟文丞相子弟皆仕於元殊足為玷其弟璧仕元時或有詩云江南見說好溪山兄也難時弟也難可惜梅花各心事南枝向暖北枝寒元人劉誥有輓文文溪詩云平生惟客在後死有兄知曰後死有兄知則其心似有可諒者又文山子昇仕元至集賢學士奉使贛州道卒有輓之者云地下修文同父子人間讀史各君臣按昇本璧之子也丞相子道生佛生環生並流離中死丞相過南安遣人告先太師墓有云繼令支子實典祀事有姪曰昇我身是嗣並有詩寄璧云親喪君自盡猶子是吾兒可證也見吟嘯集又鄭所南集文丞相家人皆落元

人手獨妹氏更不改嫁謂我兄如此我寧忍耶惟流落
燕山欲歸廬陵不可得是信國亦有賢妹也又宋史嘉
定十四年金犯淮南有蘄州通判秦鉅與州守李誠之
竭力拒守城破死之贈秘閣修撰乃檜之曾孫也鉅之
子浚濯皆從死此則奸臣之後亦有守節者可謂能幹
盡矣

孫覲為東坡子

吾郡宋時有尙書孫覲相傳為東坡遺體馮具區祭酒
所云陽羨孫老得坡公棄婢而生者也覲所著有鴻慶
集今郡城外有降子橋城中有觀子巷云是棄婢生覲
以覲見坡之遺跡王阮亭則力辨之謂坡往陽羨見一

童子頗聰慧出對句云衡門稚子璠璣器童子對曰翰
苑仙人錦繡腸卽孫覲也坡甚喜之據此則覲非坡子
明矣然是時已傳播其事至以之名橋巷何耶豈宋人
好名如童貫自托於韓魏公所出梁師成自謂坡公所
出耶按覲在靖康時附耿南仲倡和議有不同議者則
欲執送金人又草表媚金極其筆力見宋史馬仲傳高宗初召為
中書舍人知制誥紹興二年又知臨安府以賊敗編管
象州則覲本非端士所云東坡子者蓋卽出於覲之自
言欲以攀附名流而不以中葦為恥也

蔡京宅修城

李忠定傳信錄靖康被圍之初忠定守京城運蔡京家

假山石壘門續通鑑綱目金人懼蒙古之攻修築汴京裏城募人能致斃五十萬者遷一官百萬升一等平陽州判官完顏阿剌左廂訊察官霍定和發蔡京故居得二百萬有奇准格遷賞一宅足供兩朝禦敵之用可見京當時營造之後

岳忠武之死

岳忠武之死固由賊檜陷害然亦必因思陵有所疑忌故讒言得以中之蓋高宗初卽位時集諸路勤王兵置御營司韓世忠已爲左軍統制張俊已爲前軍統制楊沂中已爲殿前主管公事數人皆元從功臣恩誼久固

陸放翁德動廟碑謂高宗開大元帥府張循王以山西豪傑首入侍帷幄其後高宗每謂之腹心舊將又曰從來待卿如家人又曰是人與他功臣相去萬萬忠

武雖因劉韜薦見帝於相州僅予承信郎後積官於外未嘗一日在朝思陵之分誼本視諸將較淺其易於媒孽一也且當時諸將各以姓爲軍號如韓家軍岳家軍張家軍之類朝廷頗疑其跋扈而張俊楊存中等則皆治第臨安貪財殖產卽賢如韓忠武亦家於杭多營田宅是以思陵不疑獨岳忠武引匈奴未滅何以家爲之義不治生產因母死葬廬山遂家焉初未置宅臨安今杭州府學相傳爲忠武舊第乃名爲樞密副使之後所居其初固未嘗有此宅也兵權在握又不營生產爲子孫計想思陵不無顧慮觀韓世忠爲將時欲營新淦田思陵聞之卽專敕以賜劉光世請以淮東私田易淮西

田詔即許之則思陵於諸將結其心而防其變固未嘗
一日忘也德勳廟記又謂金人請和而一二重將未還宿衛論者咸謂非久長計張俊率先請罷兵權奉朝請於是議始定是以

檜與張俊謀陷忠武欲其部將自相攻擊因及忠武父子使帝不疑乃手自具獄謂岳雲致書令張憲營還忠武兵柄万俟卨治獄又誣飛自言已與太祖皆三十歲建節以為有不臣心証佐既定思陵亦不能不信之而忠武之死決矣檜俊之計夫固有以窺思陵之隱而深中之也是時和議甫成檜擅國之日尚淺言官誣劾韓世忠帝猶能格其議不下王次翁謹事檜帝惡其人終斥去勾龍如淵亦謹事檜竟與奉祠去檜亦不能違也則忠武之死帝固與知之而小說家及續通鑑謂歲暮

獄未成檜因其妻縛虎縱虎之語以片紙付獄吏即斃忠武於獄一似帝初不知者此特以甚檜之惡而非當日實事也

岳墳鐵像

西湖便覽記岳墳鐵像明正德八年都指揮李隆鑄銅為之乃秦檜王氏万俟卨三像反接跪墓前人被遊人搥碎萬歷中按察副使范洙更鑄以鐵而添張俊一像惜乎今沒王氏張俊矣張待制集又謂萬歷中司禮中貴孫隆添鑄張俊而為四按湧幢小品王氏張俊二像乃巡撫王汝訓沉之於湖者也然今墓前又仍有四像不知何人更鑄又先有同知馬偉取一檜樹析榦為二

植岳墓前號分尸檜亦見湧幢小品又杭州府志孝宗
 雪飛之寃改葬於棲霞嶺廢智果院為祠賜額曰褒忠
 演福寺而輟耕錄謂王廟宋時賜精忠二字為額元初
 墳地王六世孫諱士廸者與宜興岳氏通譜合力起廢
 墳廟復完久之王之裔孫有為僧者居墳之西廢壞且
 盡天台僧可觀訴於官湖州推官柯九思乃歸其田然
 廟寺尚無寸椽杭州總管李全初以為己任鄭明德為
 作疏語郡人王華父力任之於是寺與廟俱成申明中
 書省乃敕封如宋官號加保義二字此又岳廟之源流
 也

元人白挺咏岳王孫縣尉復棲霞墓前事有詩岳鄂諸孫復墓田清明寒食起
 新烟道旁為我除蒼檜山下如今哭杜鵑高廟神靈應悔此中原父老尚悽然
 西湖靡靡行人去却望棲霞轉可憐此縣尉蓋即諱士廸也
 也林清源有詩云孤塚有人來下馬六陵無樹可棲烏

葉夢得周草窗

葉夢得所著石林燕語玉澗雜書避暑錄話等書周密
 所著癸辛雜識齊東野語等書在宋人說部中最可觀
 洵能文之士也然夢得之依附蔡京密之依附賈似道
 即其書可見按宋史毛注傳謂蔡京以夢得為腹心胡
 安國傳謂夢得知臨安府以蔡京黨落職奉祠強淵明
 傳淵明與夢得為蔡京死友立元祐黨籍分三等定罪
 皆夢得等所為夢得本傳雖隱而不書然以他傳參考
 之固不能掩也今觀其所著書中凡敘京事一則曰魯
 公再則曰魯公則夢得亦不自覺其盡露心曲矣周密
 於賈似道曾否造膝雖不可考然癸辛雜志內凡及似

道事無不寓迴護之意如敘演福新碑謂似道捨田萬
三千畝以爲寺僧贍口之資後似道敗寺僧倩人作碑
大罵賈相則以寺僧爲無天理其敘韓震之死謂似道
出師時先與震約如師不捷則震奉駕航海似道帥師
至海上奉迎及似道師敗陳宜中反其計誅韓震議固
守京師乃北軍旣入宜中仍挾二王航海走則賈韓之
謀原非無見而宜中之反之而仍不免襲之者之可笑
也又舉其制外戚抑北司戢學校諸事以爲其才不可
及是其立論多爲似道訟寃想平日亦嘗受似道之盼
睐故耳朱弁曲洧舊聞謂釋文瑩嘗遊了謂之門謂待
之厚故文瑩作湘山野錄頗左右之區區感恩知己之

私本欲爲所附者彌縫掩覆而不知欲蓋彌彰并自露
其攀附之迹也

謝臯羽

世傳謝翱髮集謂翱曾在文丞相幕丞相歿翱常至
巖陵釣臺作歌有化爲朱鳥兮其噉焉食之句以竹如
意擊爲節歌罷竹石俱碎然宋史忠義傳歷敘從文天
祥勤王者鄒淵等十九人而無謝翱但有謝臯者乃死
李成之難非信國同事也信國集杜詩及吟嘯集凡生
平同患難諸人無不見之歌詠亦無臯羽其人鄧光薦
忠義傳記當時與信國同危難者亦無臯羽但有謝杞
者秘書郎太學名士與督府幹辦架閣許由李幼節等

皆爲閩士之秀登進士第以文采重一府空坑之敗莫知所終豈卽臯羽耶或本名祀國變後乃改字名耶宋濂集有翱傳謂福建長溪人後徙浦城文丞相開府延平署諮事參軍已而別去又懷麓堂詩話元季東南人士重詩社聘工詩者爲考官浦江吳氏月泉吟社謝翱爲考官春日田園雜興題取羅公福爲首則臯羽未嘗無其人也然曰元季恐誤

葛嶺大石佛

杭州葛嶺有大石佛一軀泗水潛夫所撰湖山勝概謂宣和中僧思淨發願鑿成者也而陸雲士湖堧雜記則謂宋時有喻彌陀者兒時指多寶山大石發願云異時

當鐫此爲佛及出家精於畫佛方臘之亂獨請以一身代一城之命賊爲稍戢垂老鑿此石爲佛以償夙願或曰彌勒在天何川鑿此頑石師曰咄哉頑石頭全憑巧匠修只今彌勒佛莫待下生求按輟耕錄喻彌陀卽思淨也錢唐人喻其姓思淨其僧名也嘗建妙行院於北關接待供僧三百萬畫阿彌陀佛入於神妙楊侍郎傑贊爲喻彌陀云然輟耕錄謂彌陀鐫石爲大佛頭乃石所鑿成余丙戌至杭州見大石佛雄偉壯麗會作長歌一首亦以爲全石所成及己亥再至杭正值裝修石佛乃知肩以下就山石鑿成而佛頭仍是草泥所爲非山石也

少林寺僧兵

僧兵起於少林寺日知錄已詳之并列舉古來僧兵十數事然尚有未盡者今補之後周書齊主緯既被擒任城王潛猶固守沙門來應募者亦數千人唐書李罕之少爲浮屠後去爲盜北夢瑣言高駢在蜀忽召開元寺僧千人遍笞之曰此寺十年後當有禿了作亂是以厭之其後土人果髡髮執兵號大髡小髡據寺爲逆會達臣獨醒志廬山圓通寺南唐時賜田千頃養之極厚曹彬等渡江寺僧來抗金陵陷乃遁去金主亮死山東豪傑皆起兵有僧義端亦聚衆千餘欲遁辛棄疾知其將奔金追殺之金宣宗紀夏人犯積石州羌界寺族多陷

惟桑逋寺僧看逋昭逋斯沒及答那寺僧奔鞠等拒而不從詔賞諸僧鈐轄正將等官明成化中劉千斤之亂康都督募紫微山僧惠通勦之通直入賊營獨與千斤鬪千斤乃降崇禎中史記言知陳州以流賊充斥乃募士聘少室僧訓練之此又皆僧兵故事足以補日知錄之缺

大忠祠

廣東省城有大忠祠祀宋文天祥陸秀夫張世傑而新會之厓山亦有大忠祠祀此三人皆宋末忠臣陸與張皆死於厓山之戰文山雖不死於廣而其被執也在潮之五坡嶺厓山之敗文山繫於元軍中又目擊之故以

之並祀宜也然三公生平亦有不合者文山集杜詩內謂秀夫在行朝凡朝廷事皆秀夫潤色綱紀之厓山陷全家赴水死是於陸固無貶詞其於張則曰闖之造實賴世傑之力然其人無遠志擁重兵厚賞惟務遠遁自三山登極世傑遣兵戰邵武大捷然不爲守國計卽治海船聞警遽浮海南去天下事遂不可爲又咎其厓山之戰不守山門而作一字陣於是船皆幫縛不可動不能攻人而專受攻惜乎其不知變而徒守法則文山與世傑始終意見不合也按癸辛雜識世傑死其部曲張霸收其遺賫放舟回永嘉途次爲周文英所害周得世傑所愛二美人盡知供軍金帛數凡數十船悉掩有

之則世傑固貪財好色者耶然金帛供軍非私財也中土無家眷屬隨軍亦非好色也厓山之戰恐軍士易散故連艦相貫所以示士卒以必死也忠臣義士當危難時固有各行已見而不必相合者如李庭芝守揚州聞文山自元軍逃出疑爲說降乃飛檄諸路擒捕則亦未喻文山心事者然庭芝卒以身殉國不得以其捕文山而輕議之也

畫角聲

譙樓畫角聲相傳爲明太祖所演以示警者其聲曰爲君難爲臣又難難也難創業難守成又難難也難保家難保身又難難也難說見海鹽錢琦所著語測

鳳陽巧者
 江蘇諸郡每歲冬必有鳳陽人來老幼男婦成行逐隊
 散入村落間乞食至明春二三月間始回其唱歌則曰
 家住廬州并鳳陽鳳陽原是好地方自從出了朱皇帝
 十年到有九年荒以為被荒而逐食也然年不荒亦來
 行乞如故蜩菴頌語云明太祖時徙蘇松杭嘉湖富民
 十萬戶以實鳳陽逃歸者有禁是以托丐潛回省墓
 探親遂習以成俗至今不改理或然也
 虎邱賣花
 黃省曾吳風錄云世朱勛以花石綱取媚至今其子孫
 在虎邱以賣花為業然則今虎邱賣花自朱氏始

陔餘叢考卷四十一

陽湖 趙翼 雲崧

男人女名女人男名

古有男人而女名者如帝有女媧氏魯隱公名息姑春
 秋傳有石曼姑孟子所稱馮婦莊子所稱偶女高戰國
 策所稱女阿史記惡來之子名女防荆軻傳徐夫人七
 首註徐姓夫人名男也漢書郊祀志有丁夫人虞初等
 以詛軍為功韋昭亦曰丁姓夫人名男也漢武內傳及
 後漢書魯女生長樂人絕穀八十餘年仙去三國志陸
 抗傳有暨艷晉書載記鳩摩羅什本名耆婆宋書魯爽
 小字女生梁書馬仙琕本名仙婢魏書後魏昭成帝有

子曰闕婆永安中荊州被圍行臺宗靈恩遣使宗女等入城曉諭蠻首雷婆思後周書蔡佑傳有夏州首望彌姐唐書李君羨小字五娘五代史後唐莊宗有衛州刺史李存儒本姓楊名婆兒錢鏐小名曰婆留宋太宗紀有西族首領名羅妹此皆男子也又癸辛雜識黃姑星卽牽牛星與織女相對則黃姑亦不可謂之女星也女人亦有男名者黃帝娶西陵之女曰嫫祖絳侯爲河內守許負相之曰君後三歲而侯應劭註負河內温人老嫗也故高祖封爲鳴雌亭侯漢書外戚傳薄姬少時與管夫人趙子兒相愛子兒亦女也武帝皇后有衛子夫子夫之姊長曰君孺次曰少兒又霍光夫人囑女醫淳

子衍壽許皇后謂曰少夫幸報我以事少夫衍字也文后傳后名政君妹名君力君弟杜欽傳皇太后女弟司馬君力西域傳岑陁尙江都公主生一女亦名少夫又褚先生曰者傳有婦人能相馬者曰陳君夫後漢書鮑宣妻桓氏字少君吳孫權長女名魯班適全琮少女名小虎適朱據南史宋武帝女會稽公主名興弟豫康公主名次男山陰公主名榮男孝武帝母路太后名惠男陳武帝章皇后名要兒北史列女傳有郟縣女子孫男玉嘗殺人報夫讐金史蒲察阿虎迭尙鄧國長公主崔哥又海陵有妃定哥石哥又南齊宮中有婦人韓蘭英有文詞自宋孝武時入宮至齊武帝以爲博士教六宮

書學以其年老多識宮中呼爲韓公則又女人而有男子之稱矣

命名奇詭

世俗命名多有取用古人名者如何尙之名其子曰偃曰求曰黜此以古賢爲名者也袁愍孫慕荀奉倩之爲人改名粲字景倩劉湛慕汲黯崔琰之爲人名其子黯字長孺琰字季珪顏竣初生子適江夏王義恭亦生子宋孝武爲之制名名義恭子曰伯禽以此周公之子名竣子曰辟疆以此張良之子此亦以賢臣爲名者也王涯名其長子曰孟堅次子曰仲翔此以古人之字爲名者也晉韓延之以劉裕將傾司馬氏知裕父名翹字顯

宗乃改己字爲顯宗而名其子曰翹以示不臣劉氏此別自有意甄濟生子長曰禮闈次曰憲臺此又以生子時所歷官爲名者也任昉四子西華南容北叟東里則以東西南北切合古人名爲名者也若漢書魏相傳天子所服令中謁者趙堯李舜兒湯貢禹各舉一時宋孝武時有小史姓皇名太子孝武移其點於外改爲犬子苗晉卿名其十子發丕堅粲垂向呂稷望咸皆與古帝王同名德宗惡之命與外官故皆不顯此則狂誕不檢不取禍已爲幸矣南齊庾肩吾名其長子曰黔婁次子曰於陵唐亦有楊於陵則以古人極清貧者爲名至如魏之高菩薩周之席毗羅隋之喬鍾葵陳之周羅暎鄧

沙彌唐初之宋金剛王羅漢明皇時之高力士等皆以神將爲名尙屬有說魏元义本名夜义弟羅本名羅刹則專以凶神惡煞爲名何也漢書酈食其之子名疥南史張敬兒本名狗兒其弟名豬兒齊明帝改爲敬兒恭兒宋史劉繼元之子名三豬金史海陵紀有刑部郎中海狗宣宗紀有李瘤驢唐括狗兒哀宗紀有完顏猪兒又兀朮之孫名羊蹄胡沙虎之子名猪糞封濮王他如紇石烈猪狗完顏狗兒見西夏傳邠律赤狗兒見盧彥倫傳金史謂金人尙質故沿舊俗不改元史亦有石抹狗狗甯猪狗又伯答沙次子名潑皮皇慶中有駙馬醜漢江浙行省黑驢此亦北俗之尙質也按古人命名原

有不避醜惡之字者左傳晉成公名黑臀衛侯之弟名黑背魯文公名其子曰惡齊田子名其子曰乞晉景公名獯鄭成公太子名髡頑次曰侯獯衛獯羊肩史狗鄭有堵狗史記韓有公子蟣蝨司馬相如名犬子漢書梁冀子名胡狗此本古俗金元之人名多醜惡原無足異

也 魏扁問評蔡京三子長曰攸次曰翮次曰儵當時語云蔡京之後尤蕭條此又命名而成語識者

爲女字繫姓

班昭爲曹世叔妻而字惠班荀采爲陰瑜妻而字女荀古女人有以母家之姓繫於字者

女扮爲男

古來有女裝爲男者樂府木蘭從軍小說家祝英臺其

最著者也其見於史傳者宋書晉熙王昶謀叛事世奔魏攜妾吳氏作丈夫服亦騎馬自隨南史崔慧景傳東陽女子婁逞變服爲丈夫能棊解文義徧游公卿間仕至議曹從事事發始作婦人服而去嘆曰如此伎倆還爲老嫗豈不惜哉北史魏太武令古弼征馮宏宏令婦人被甲居中精卒陣於外東奔高麗楊大眼妻潘氏當遊獵之際亦戎服與大眼並馳及還營同坐幕下對諸僚佐大眼指謂諸將曰此潘將軍也唐書謝小娥以父與夫俱爲盜申蘭申春所殺乃詭爲男子服傭蘭家伺隙殺春太平廣記張謩爲鄆汾陽所任使謩旣歿其妻貌與謩極相類乃僞爲丈夫衣服稱謩弟上謁汾陽喜

之令居謩職累兼御史大夫汾陽薨後乃棄職嫁潘老爲妻五代西蜀女子黃崇嘏亦詐爲男入仕宦元人有春桃記傳奇崇嘏曾登第爲狀元王弇州藝苑卮言以爲崇嘏仕至司戶參軍此皆女詐爲男入仕者也至如金海陵王令諸妃位下皆以侍婢服男子衣冠號假廝兒金之將亡宗室承宗女阿魯真寡居有衆千餘蒲鮮萬奴來攻阿魯真衣男子服督衆力戰破之哀宗在蔡州被攻括婦人壯健者假男子衣冠運石上城此亦假男之事若漢末東海呂母稱將軍晉末王恭起兵王玚聚衆應之以女爲貞烈將軍悉以女人爲官屬顧琛母孔氏爲之司馬此或假男子官號未必詐爲男子唐初

柴紹妻起兵號娘子軍史思明之亂衛州侯四娘滑州
唐四娘青州王二娘相與歃血赴行營討賊崔寧自蜀
入朝楊子琳乘間攻成都寧妾募勇士千人自將以進
子琳退去此并不假男子官號直以女子自將矣

男子稱佳人

男子有稱美人者詩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少陵詩美
人何爲隔秋水東坡赤壁賦望美人兮天一方之類是
也男子亦有稱佳人者楚詞惟佳人之永都兮註佳人
指懷王後漢尚書令陸閔姿容如玉光武嘆曰南方多
佳人魏曹爽從蹕謁高平陵司馬懿閉城拒之桓範勸
爽挾天子詣許昌發兵爽不從範哭曰曹子丹佳人生

汝兄弟純憤耳又苻秦時竇滔妻蘇蕙作璇璣圖讀者
不能盡通蘇氏嘆曰非我佳人莫之能解是皆男子稱
佳人也

一母生數帝二后一母生三名儒一母生兩狀元
晉書宣帝張皇后生景帝文帝是一母生二帝然師昭
皆追謚爲帝非及身正位者明帝后庾氏生成帝衍康
帝岳又成帝貴人周氏生哀帝丕廢帝奕此則一母生
二帝孝武帝子德宗爲安帝德文
爲恭帝未知同母否史無考然所生帝皆短祚且失國尙無
足紀北史齊神武妃婁氏生子洋爲文宣帝演爲孝昭
帝湛爲武成帝其長子澄雖未正位號亦追謚文襄帝
又二女一爲魏孝武帝后一爲魏孝靜帝后則古來未

有之奇也宋杜太后生太祖太宗遼太祖述律后生長子倍爲人皇王後亦追謚帝次子德光卽太宗也亦一母生二帝金史景祖昭肅皇后生世祖劾里鉢肅宗頗刺淑穆宗盈歌亦一母生三帝然此乃子孫追謚非及身爲帝者惟太祖阿骨打太宗吳乞買則皆世祖簡翼皇后之子是亦一母生二帝元史睿宗后唆魯帖尼怯烈氏生二子蒙哥爲憲宗忽必烈爲世祖又順宗后宏吉刺氏生海山爲武宗愛育黎拔力八達爲仁宗亦一母生二帝其後武宗二子長和世竦爲明宗次圖帖睦爾爲文宗未知同母否張端義貴耳錄宋乾道間有媵隨嫁至單氏生尙書夔又嫁耿氏生侍郎延年及卒兩

家爭葬孝宗乃命官爲葬之陳了翁之父與潘良貴之父交好潘以無子爲憂陳曰吾有一婢已生子矣當以奉借他日生子卽見還遂遣往卽了翁之母也在果生良貴後此母常往來兩家焉一母生二大官二名儒亦前古未有也又明人笑史載馬狀元鐸母本妾也嫡妬不容再嫁同邑李氏復生一子名馬亦中狀元御筆於馬字旁加其字名騏卽李騏也一母生二狀元亦奇事

面首

宋廢帝時山陰公主謂帝曰妾與陛下皆托體先帝陛下後宮千百妾惟駙馬一人事不均平何至於此帝乃爲置面首左右三十人齊文帝王皇后當鬱林王時尊

爲皇太后稱宣德宮鬱林爲置男左右三十人皆前代所未有也

再醮后

呂藍衍引漢武帝皇太后以爲漢后乃有再醮者按漢書淮南王安爲太子遷取皇太后外孫修成君女爲妃應劭曰修成君皇太后先適金氏所生之女也藍衍之說援此不知史冊再醮之后甚多左傳楚子滅息以息媯歸此猶是國夫人也漢以後有再醮而爲后者如劉瑁妻吳氏嫁劉先主袁熙妻甄氏嫁魏文帝石重幸妻馮氏嫁晉出帝李崇訓妻苻氏嫁周世宗是也有旣爲后而再醮者晉惠帝后羊氏爲劉曜所虜立以爲后嘗

問曰吾何如司馬家兒后曰陛下開基之聖主彼亡國之暗夫彼爲帝王不能庇妾爾時實不欲生意謂世間男子皆然自奉巾櫛以來乃知天下自有大丈夫也其後相襲最多者莫如後魏及北齊後周之世魏明帝嬪爾朱氏本爾朱榮之女榮迎立孝莊帝帝立以爲后後孝莊被害齊神武又納爲別室生子彭城王浹又廢帝元朗建明皇后小爾朱氏神武亦納之生任城王湝後廢徙靈州適盧景璋高歡又納廣陽王妃鄭氏任城王妃馮氏城陽王妃李氏魏孝武皇后高氏本神武女孝武西奔后又爲彭城王韶妃東魏孝靜皇后高氏亦神武女孝靜禪位後封太原公甚護視帝帝被害乃又嫁楊愔爲妻靜帝李妃後亦爲齊武成帝妃齊文宣后李氏文

宣崩後武成帝逼淫之後有娠其子紹德叩閤不得見
怒曰姊姊腹大故不見兒后慚遂生女不舉武成怒曰
爾殺我女我何不殺爾兒遂殺紹德又文宣帝段昭儀
文宣崩後改適錄尚書唐邕孝昭帝元后齊亡後亦入
周宮中武成帝后胡氏齊亡入周恣行姦穢後主緯后
斛律氏廢居別宮齊亡後嫁開府元仁爲妻又后胡氏
齊亡後亦改嫁而淑妃馮小憐將立爲后齊亡後周武
帝以賜代王達達嬖之與妻李氏不睦隋文帝受禪後
以賜李氏之兄詢令著布裙以配春後主之弟瑯琊王
儼被害追稱楚帝妻李氏進號楚帝后齊亡亦改嫁周
靜帝后司馬消難女也被廢嫁爲刺史李丹妻元泰定

帝后丞相燕帖木兒娶爲夫人此皆見於史策者蓋當
衰亂之世革易頻仍禮教廢而廉恥喪故習以爲常恬
不知怪然亦有守志皎然不污者王莽女爲漢平帝后
自劉氏廢卽稱疾不朝莽欲嫁之不肯莽敗投火中死
曹操女爲漢獻帝后及曹丕篡遣使求璽后怒抵之於
軒下因涕泣橫流謂皇天不祚楊堅女爲周宣帝后堅
篡位封爲樂平公主后憤惋甚堅欲嫁之不許李昇女
爲吳太子璉妃昇旣篡封爲永興公主妃痛楊氏突國
聞人呼公主則流涕而辭此數后者節行高于古以視
夫正位中宮覲顏再適者真狗彘之不若矣後漢書靈
帝崩皇子辨卽位董卓廢爲宏農王而弑之王妃唐姬

歸於其父瑁瑁欲嫁之誓不許李傕之亂爲所掠欲妻之固不聽而終不自名尚書賈詡知之白獻帝乃下詔迎姬置宏農王墳園拜爲宏農王妃此雖不能死而始終不辱身其情猶可憐也

長壽

古來所傳長壽人最多然列仙述異諸書荒幻不足信其見於史傳者三代以上帝王具載韓昌黎佛骨一表至秦漢以下則亦有可數者漢書趙佗卒於漢建元四年徐廣引皇甫謐云其時漢興已七十年則佗蓋百餘歲東甌王壽百六十歲北史魏神元帝一百四歲高麗王蓮年百餘歲吐谷渾王夸呂在位百年此人君之最

壽者漢書丞相張蒼年百餘歲陳思王集桓君山曰余前爲王莽典樂大夫自王莽至魏已二百餘年魏書代人羅結魏太武初遷侍中總三十六曹事年一百七歲精爽不衰一百十歲始聽歸老又十年乃卒唐書甄權在隋開皇時爲秘書正字至貞觀十七年年一百三歲太宗授朝散大夫白香山九老中有李元爽年一百三十六歲金史芮國公吾里補一百五歲海陵立太子時有忽里罕解衣進太子曰臣今年百歲有子十人願太子與臣同海陵大喜元史阿瓦丁一百二歲扎八兒一百十八歲此人臣之最壽者漢書孝文帝時得魏文侯舊樂人竇公年一百八十餘歲後漢書冷壽光年可百

五六十歲三國志註引世語并州送漢故度遼將軍范明友鮮卑奴年三百五十歲能言霍光時事謂霍顯乃光後小妻也明友妻光前妻女也通鑑蜀范長生先事劉先主至李特時尚在年一百三十餘歲南史梁普通中北侵穰城城內有人年二百四十歲不能復食惟飲曾孫婦乳簡文賜以束帛又荊州上津人張元始年一百十六歲膂力過人九十七歲時生子子遂無影鍾離人顧思遠年一百十二歲有子十二俱死惟小者存已六十餘廣信侯蕭侯見之驗其頭有肉角長寸許遂載還都進見武帝擢爲散騎侍郎遼史霸州民李在宥一百三十三歲賜束帛錦袍銀帶金世宗次遼水召見一

百二十歲女直老人能道太祖開創事上賜之帛此民人之最壽者又梁武時餘姚海外浮鵠山有女人年三百歲其女官道士四五百人年皆出百遣使來獻紅席云席草嘗有紅鸞居其下也此女人之最壽者

按東漢馬融年八十八陳實年九十二孫吳時呂岱九十六晉顏含九十三王祥八十五劉宋時羊元保九十四北魏高允九十八唐孫思邈年百餘歲王希夷九十九孟詵九十三潘師正九十八李綱八十五虞世南八十一李百藥八十四李靖七十九張柬之八十二令狐德棻八十四傅奕劉仁軌蘇良嗣郭子儀皆八十五張曄李客師九十柳登楊隆禮裴遵慶

崔元綜皆九十餘裴仙先李勣唐休璟八十六員半
千九十四烏承玘九十六蕭昕九十三褚亮柳公權
王起歸崇敬八十八苗晉卿八十一杜棕吳兢八十
王縉王及善八十二宋文彥博梁適九十二張士遜
喬行簡八十六陳堯佐蘇頌崔與之八十二曾公亮
富弼八十李光楊萬里八十三周必大七十九史浩
八十九陸游八十五包恢八十七鄭望之八十四元
石天麟王磐尙文九十二李昶蕭鄭黃澤八十七陸
文珪歐陽元美澄八十五明史所載大臣老壽者尤
多大學士則劉健九十四謝遷八十一沈鯉八十五
尙書則胡濙八十七魏驥九十八王恕九十二韓文

八十六馬文昇八十五劉大夏八十一郭宗臯陶琰
九十陸樹聲九十七王翱八十九王直八十四王驥
八十三章懋八十六懋生三子俱前卒年八十一又生子各接潘恩八十七宏治
中胡拱辰以尙書致仕及年九十巡按御史請存問
正德三年始卒則年且百歲矣王學夔亦以尙書致
仕隆慶萬歷間存問者再年九十四侍郎以下則劉
淳九十七錢宰九十六葛誥九十二蔡天祐九十五
楊守隨八十五閔珪八十二孫原貞八十七以上皆
見於正史者又梁書始興王憺傳內記顧思遠一家
多壽宋史韓億生八子絳爲相年七十七縝太子太
保年七十九維太子少傅年八十二縝子宗武大中

大夫年八十三又陳搏傳有鄆陵人許永上言臣年七十五父瓊九十九長兄八十一次兄七十九欲乞近地一官就養上迎其父至京神氣尙不衰此又一家多壽有不可思議者昔謝莊自謂家世無高年高祖四十曾祖三十二祖四十七莊亦四十六而死是固亦關家運耶然陸游亦自謂家世無高年而游竟享高壽則又未可一概論也

多子

史記秦繆公子四十人田常子七十餘人田嬰子四十餘人漢書中山王勝好內有子百二十餘人晉載記姚弋仲有子四十二人宋書孝武子二十八人胡藩子六十

人梁書鄱陽王恢男女百人封侯者三十九人陳書宣帝子四十二人北史吐谷渾有子六十人馮跋有子百餘人後俱爲馮宏所殺馮盎子三十人李遷哲妾媵百數男女六十九人緣漢千里間第宅相次姬妾之有子者分處其中遷哲鳴笳導從往來其間子孫參見或忘其名披簿以審之唐書邠王守禮有子六十餘人棣王琰五十五子延王玢三十六子靖恭太子琬男女五十八人李林甫子女各二十五人宋史錢昱生子百數王弇州皇明盛事慶成王九十九子

醜女變美

南史梁武帝丁貴嬪有赤痣在左臂療之不去又體多

院館書考 卷四三
疵及武帝將納之遂並失所在遼史欽哀皇后蕭氏黜
面狼視入宮嘗拂承天太后榻獲金雞吞之膚色光澤
勝常太后驚異曰是必生奇子已而果生興宗宋史謝
皇后面黧黑又醫一目早孤嘗躬親汲飴有詔選謝氏
女入宮諸父樺伯不肯送曰卽入宮不過一老宮婢耳
會上元夕有鵲來巢燈山衆以爲后妃之祥樺伯不得
已送就道后忽病疹及愈膚脫瑩白如玉醫又以藥去
其醫入宮未幾遂立爲皇后

一門才女

唐書貝州宋廷芬五女皆警慧善屬文長若莘次若昭
若倫若憲若荀皆不願適人欲以學名其家節度使李
抱真奏之德宗愛其才悉留宮中帝作詩每令賡和呼
爲學士秘禁圖籍皆令總領若昭歷憲穆敬三朝皆呼
先生后妃與諸王皆以師禮見而廷芬有男獨愚不可
教爲民終身

童女生子

南史張麗華初事龔貴嬪方十歲後主見而悅之因得
幸遂有娠輟耕錄至元丁丑民間訛言采秀女故婚嫁
不問長幼松江民蘇達卿女年十二贅浦仲明之子爲
壻明年生一子此皆事之絕奇者晉明帝崩時年僅二
十七其子成帝享國七年年二十二則明帝生成帝時
年僅十三耳北魏獻文帝亦十三歲生孝文帝北齊琅

瑯王儼被害時年十四已有四男此亦皆生子最早又漢昭帝年十二立皇后上官氏北齊高澄亦年十二尚孝靜帝妹馮翊長公主後周書于翼年十一尚宇文泰女平原公主此又婚期之最早者

老婦生子

太平廣記張答妻與答貌相似答事郭汾陽旣歿妻僞爲丈夫衣冠名爲答弟復事汾陽汾陽薨答妻年七十餘再適潘老生二子曰滔曰渠金史始祖函普居完顏部部有兩族交惡函普解之部人遂以六十歲未嫁之賢女配之卽明懿皇后也生德帝烏魯季曰幹魯女曰注思版亦見洪皓松漠記聞

賣妻再合

陳書徐陵弟孝克當侯景之亂京師大飢賣妻臧氏與孔景行妻不肯卒賣之以其貲養母景行旣歿妻歸謂孝克曰往日之事非爲相負今旣得脫當歸供養遂復爲夫婦

風吹送妻

王阮亭自記其先世本農家無妻室忽天大風空中吹墮一女遂以爲妻厥後子孫繁盛仕宦歷數世不絕人多疑其妄然古亦有此事元時郝經有天賜夫人詩一首云八月十五雙星會佳婦佳兒好婚對黑風當筵滅明燭一朶仙桃降天外梁家有子是新郎芊氏忽從鍾

建背負來燈下見鬼物雲髻欹斜倒冠佩自說成都五
千里恍惚不知來此際甘心與作梁家婦詔起高門勝
天賜幾年夫婿作相公滿眼兒孫盡朝貴

古婦女不嫌鬚

晉書桓温傳温眼如紫石稜鬚作蝟毛磔尙南康公主
是尙主時已有鬚也宋山陰公主夜就褚淵淵不敢從
公主曰褚公鬚髯如戟何無丈夫氣是公主并愛其有
鬚也唐武后時朱敬則疏曰近聞尙食柳模自言子良
賓潔白美鬚眉堪充宸御是鬚眉之好者并可進御於
武后也

內監娶妻

內監多有娶妻者浣濯饍爨之事亦所必需不必盡如
雙槐歲抄所云此輩男性猶在也按漢書劉愉傳常侍
黃門亦廣娶妻周舉傳監宦之人亦復以形勢威侮良
家取女閉之至於白首歿無配偶單超傳四侯轉橫多
取良人美女以爲姬妾趙皇后傳宮婢道房與中宮史
曹宮對食應劭注曰宮人自相與爲夫婦名對食唐書
高力士傳河間人呂元晤有女國姝力士娶之元晤自
刀筆吏擢至少卿李輔國傳帝爲娶元擢女爲妻擢以
故爲梁州刺史宋神宗疾宣仁太后諭內侍梁惟簡曰
令你新婦做一領黃袍十歲來孩兒着得者又朱子語
類梁師成妻死蘇叔黨范温皆衰經往哭水東日記明

宣德中賜太監陳蕪兩夫人

明史本傳作兩宮人

天順初賜故太監

吳誠妻第宅庄田天順中霍瑄奏鎮守大同中官韋力轉強取部民女爲妾此皆前代故事若元順帝時有中官趙伯顏不花本契丹士人被擒者年已三十餘妻子具矣帝憐其才刑爲閹人命爲樞密院使不花不捨其妻仍與之共處則未閹以前之妻非可概論也至如秦趙高養義女贅其壻閹樂此宦官之有養女也後漢書順帝四年詔聽中官得以養子襲爵劉愉傳中官競立繼嗣繼體傳爵或乞子於疎屬或買兒於市道又曹騰有養子曹嵩卽曹操之父此宦官之有養子也唐德宗生母沈氏因天寶之亂失所在登極後使人遍求有高

力士女頗能言禁中事乃與女官李真一合謀希圖望外力士子白其誣此亦宦官子女也魚朝恩有養子名令徽服綠朝恩攜以見代宗乞金紫帝未答有司已奉紫服於前遂賜之武宗時宦官仇士良請以開府蔭其子爲平牛給事中李中敏判云開府階誠宜蔭子謁者監何由有兒昭宗時楊復恭多養假子守信守亮守忠守貞守厚等爲節度使刺史孔緯於上前詰之復恭曰子壯士欲以衛國家緯曰何不使姓李而姓楊乎復恭無以對此又宦官養子之極濫者也夷堅志大瑄張去非之子安世使北朝人送之有便是中朝一漢兒之句京師人以內侍養子不閹者爲漢兒也元至順二年御

史臺言江西參政李允中乃宦者李邦寧養子也至如後漢書樂巴先為宦者給事掖廷後陽氣通暢白上乞退乃拜為郎中北史魏孝文帝幽皇后馮氏因帝南征遂與中官高菩薩亂北齊武成帝胡后與諸奄人褻狎明魏忠賢與客氏淫亂此又宦官變異仍能為人道者後漢書袁紹勒兵誅宦官無少長皆殺之或有無鬚而誤死者唐中宗時宦官用事實從一曲意下之見訟者無鬚亦曲加承接

神像配合

杜氏通典汾陰后土祠為婦人塋像武后移河西梁山神塋像以配之開元十一年有司始遷梁山神像於別

室歐陽公歸田錄小孤山日久訛為小姑而對江有彭郎磯土人遂為小姑嫁彭郎之謠蓼花洲閒錄臨海有杜拾遺廟年久訛為杜十姨塋為女像又有伍子胥廟訛為伍髭鬚遂塋長髯者為伍髭鬚神以配十姨張南軒集舜廟中有武后像即日投之江中祠廟之神以訛傳訛而又為之配合此里俗之最可笑者也

男娼尼姑和尚教坊

比頑童之訓見於尚書可見三代已有此風後有彌子瑕鄂君龍陽君以及漢之籍孺閔孺鄧通韓嫣董賢之徒至於傅脂粉以為媚

漢惠帝時黃門侍中皆傅脂粉冲帝時有飛章告李固胡粉飾貌搔頭弄姿魏曹子建亦好傅粉晉何晏動靜自喜粉白不去手唐張昌宗得幸於武后又薦其兄易之傅粉施朱俱承辟陽之寵後唐莊宗嘗自傅粉與伶人戲此皆傅粉故事 史臣

之贊曰柔曼之傾國非獨女德蓋亦有男色焉癸辛雜識謂東都盛時有以此圖衣食者政和中立法告捕男子為娼者杖一百賞錢五十貫南渡後吳俗尤盛皆傅脂粉盛粧飾善針指呼謂亦如婦人其為首者號師巫行頭凡官府有不男之訟則呼使驗之敗壞風俗莫此為甚云按此風相習歷代皆所不免然如宋時之傅脂粉并有師巫行頭之類則罕矣癸辛雜識又記臨平明因寺尼刹也往來僧官每至必呼尼之少艾者供寢寺中苦之於是專作一寮貯尼之有違濫者以供不時之需名曰尼站曾三異同話錄唐元和中僧文淑者聚眾論說內典托言鄙褻之事同輩爭為歌曲呼所居為

和尚教坊此皆事之不經者也

妻肉僧

呂藍衍言鯖謂陝西邊郡山中僧人皆有家小以為異不知其地近蒙古風俗凡喇嘛多娶妻食肉毋足怪也

元人馬祖常河所歌賀蘭山下河西地女郎十八梳高髻齒根染衣光如霞却名羅曇作夫婿正是甘涼一帶舊俗也唐書李德裕傳

蜀先主祠旁有孫村民皆剔髮若浮屠者而畜妻子自如鄭熊番禺雜志廣州僧有室家者謂之火宅僧呼僧之妻曰梵嫂房千里投荒雜錄謂南人不信釋氏間有一二僧皆擁婦食肉土人以女配之呼曰師郎或有疾請僧設食宰殺羊豕以噉之目為除齋陶穀清異錄京師大相國寺僧有妻曰梵嫂曾三異同話錄僧鑿虛作

陰館叢考 卷四三
煮肉法行於世是僧之妻肉由來久矣又古今原始宋太祖時始禁道士不得畜妻孥是古來道士亦皆有妻室矣今世俗亦尚有一種火居道士有妻子與民人無異

館師爲帝王

古來有以孝廉而爲帝王者孫策死孫權方哭於喪次張昭曰此豈孝廉哭時耶晉武帝初以貴公子當品鄉里莫敢爲輩州內十二郡中正乃共舉鄭默與帝並登孝廉是吳大帝晉武帝皆曾舉孝廉也隋書許善心謂梁武帝出自諸生又徐鉉所撰劉鄩墓志有云元宗方在膠庠吳帝使君召拜爲郎中元宗乃南唐主李昇也

是梁武李昇亦俱由秀才起也有以狀元爲帝王者夏主遵頊也又有以館師而封王者北齊後主緯有侍書張景仁封建安王而馬敬德先爲後主師已卒趙郡王彥深曰何容侍書封王而侍講翻無封爵乃亦追封敬德爲廣漢郡王宋趙普少時亦爲館師人稱爲趙學究後封韓王有以館師而爲帝者南史陳霸先少時嘗游義興館於許氏後遂爲帝五代史朱溫之父誠以五經教授鄉里號朱五經卒溫旣爲帝乃追尊爲烈祖

奴封侯

竇建德兵至滑州刺史王軌奴殺軌攜其首降建德曰奴殺主大逆吾何爲受之立命斬奴唐太宗嘗曰近有

奴告主反者謀反不能獨爲必與人共之何患不破何必使奴告耶自今有奴告主者皆勿受仍斬之唐書魏謩傳大理卿馬瞻有犀甲爲奴王慶所告議者謂奴訴主法不聽蓋引此詔律也郭子儀壻趙縱爲其奴告謀反德宗留其奴於內下其事御史羅治張鑑力引太宗事固爭乃杖殺奴而貶縱建中元年詔書奴婢告主非謀叛者以自首論遼聖宗詔家主非謀反大逆不得告元史速不台傳征欽察時有奴來告其主者速不台縱爲民太祖曰奴不忠其主肯忠他人乎遂戮之明史何真攻賊王成募擒成者予鈔十千成奴縛成出真予之鈔命具湯鑊烹奴合於衆曰奴叛主者視此是皆嚴於

主僕之分所以杜悖逆之萌也哥舒翰戰敗揭榜收散卒欲復守潼關其將火拔歸仁執之以降安祿山祿山曰汝叛主不忠不義乃執而斬之蕭仲宣家奴告其主怨謗金海陵煬王亮曰仲宣之姪以誹謗誅故其家奴敢妄告趣命殺告者雖劇賊暴主亦復知此何光武之討彭寵寵蒼頭子密殺寵以降竟封子密爲不義侯又劉永將慶吾斬永降亦封慶吾爲列侯耶侯景圍臺城募北人先爲奴者並令自拔賞以不次朱异黥奴乃以其儕踰城投賊景以爲儀同使至闕下誘城內乘馬披錦袍詬曰朱异五十年仕宦方得中領軍我始事侯王已爲儀同於是奴僮盡出光武之侯子密母乃近是

按後漢書光武紀十一年詔殺奴婢者不得減罪又詔敢炙灼奴婢論如律又詔除奴婢射傷人棄市律是光武之政多假借奴婢豈當時深有見於奴婢之受虐而爲此令耶

九儒十丐

謝疊山集有送方伯載序曰今世俗人有十等一官二吏先之者貴之也七匠八娼九儒十丐後之者賤之也鄭所南集又謂元制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醫六工七獵八民九儒十丐而無七匠八娼之說蓋元初定天下其輕重大概如此是以民間各就所見而次之原非制爲令甲也

盜賊敬名德

東漢時盜賊亦知敬信名德周黨居廣武托疾杜門賊暴縱橫惟至廣武過城不入姜詩至孝赤眉賊經其里馳兵而過曰驚大孝必觸鬼神乃遺米肉而去樊宏恩德著於鄉里赤眉至皆曰樊君素善何心攻之孔嵩宿驛亭盜竊其馬旣而知爲嵩也乃相責曰孔仲山善士豈宜侵盜乎遂還之姜肱兄弟遇盜劫去衣資後盜知肱叩頭還所劫衣物孫期至孝鄉里化其仁讓黃巾賊起過期里相戒不犯孫先生舍李恂罷官家居西羌反恂被執羌素聞其名放遣之徐幸隱居不仕漢末賊寇縱橫皆敬幸轉相約敕不犯其閭袁閔隱居黃巾賊獨

不入閔鄉鄉人就閔避難者皆獲免鄭康成自徐州還高密遇黃巾數萬人見康成皆拜相約不入其縣境事皆見後漢書各本傳蓋其時風氣如此雖盜賊亦知敬賢也張角之亂向栩請不必興兵但遣人於河上北向讀孝經以化之語雖可笑然當日人心習俗略可概見使在後世雖極迂腐之士亦必不出此言矣

權奸有仙骨

說郭載李林甫外傳林甫少時有道士見之謂曰某行世間五百年始見郎君一人已列仙籍當白日昇天如不欲則二十年宰相郎君何所欲林甫曰願爲相道士惋惜良久臨行囑其勿行陰賊後果爲相安祿山嘗語

術者曰我對天子亦不懼惟見李相公輒無地自容何也術士曰公有陰兵五百在左右皆銅頭鐵額及李相公至一青衣童子捧香爐而來則僕射銅頭鐵額之類皆避去當是仙官暫謫耳凌準餘腥日疏盧杞未第時遇仙嫗麻姓者引至水晶宮見太陰夫人夫人問曰公有仙相能居此乎能爲地仙時一到此乎能爲中國宰相乎公願何事曰願爲宰相遂遣還何遠春渚紀聞蔡京能日視皎日久而不瞬又洪容齋隨筆蔡京死後四十二年還葬皮肉俱消獨心骨上隱起一卍字高二分許如鐫就者夷堅志安惇爲諸生時夢入大宮闕一真官坐殿上有江濱神先在庭下真官命吏引惇居其坐

惇不敢真官曰鬼趣安得處神仙上汝生前乃富陵朱
真人也此數事雖皆出於小說然必非無稽豈古來大
奸大惡必有仙骨者乃能爲之耶其理不可曉也

一人殺四王兩大臣

北齊趙郡王叡欲逐幸臣和士開爭論於宮中既出至
永巷被送華林園於雀離佛院令劉桃枝拉殺之平秦
王歸彥謀逆上令劉桃枝牽入桃枝臨之以刃擊鼓隨
之子孫十五人皆棄市簡平王浚被收入地牢盛以鐵
籠文宣帝使劉桃枝就籠刺之槩每下浚以手拉折之
於是薪火亂投燒而死瑯琊王儼出至永巷劉桃枝反
接其手以袖塞口反袍蒙頭負出大明宮鼻血滿而立

殺之後主欲殺斛律光召至涼風堂劉桃枝自後撲之
不倒光曰桃枝慣作如此事桃枝與三力士拉殺之後
主殺隴東郡王胡長仁亦使劉桃枝馳驛至齊州賜死
桃枝一人凡殺四王兩大臣此前古所未有也初齊文
襄令善相者皇甫玉相桃枝曰極貴王侯將相多死其
手亦異矣哉

一將軍平三國皆生擒其王

唐書蘇定方征賀魯破降其五弩矢畢兵十餘萬追敗
賀魯於伊麗水上賀魯遁至石國定方遣蕭嗣業往擒
之思結闕俟斤都曼擁所部及疎勒朱俱波葱嶺等國
復叛定方討之將至其地一日夜行三百里遂圍其城

都曼而縛出降後又爲熊津道大總管討百濟賊傾國
來拒定方大戰破之其王義慈及太子隆等奔於北境
定方進圍其城義慈次子泰自立爲王衆不服有來降
者定方乘勢登城泰開門降其大將又以義慈及太子
隆等送欵定方凡平三國皆生俘其王以歸前此所未
有也明史安南黎季犛弑主自稱太上皇立子蒼爲帝
其故王之孫陳天平入訴季犛詭請還國而伏兵襲殺
之張輔奉命往征破其多邦城進克東都季犛遁輔遣
將窮追至奇羅海口獲季犛及蒼并僞太子等乃班師
後陳氏故臣簡定復叛別立陳季擴爲皇而自稱越上
皇沐晟討之反爲所敗乃復命輔往分道進擊獲簡定
於美良山中惟季擴未獲帝詔班師而季擴雖已請降
乘輔歸復出肆劫輔再往屢擊破之季擴奔老撾輔遣
將師祐索之破其三關遂縛季擴出輔一人凡三定安
南皆生俘其王可與定方並稱也

咳餘叢考卷四十三

皇朝田家書

陽湖 趙翼 雲崧

成語

洪容齋謂世俗稱引成語往往習用為常反不知其所自出如公道世間惟白髮貴人頭上不相饒杜牧詩也因過竹院逢僧話又得浮生半日閒李涉詩也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來明日愁採得百花成蜜後不知辛苦為誰甜羅隱詩也依稀似曲纔堪聽又被風吹別調中高駢詩也容齋不過偶舉此數語耳今更得二百條於此

按詩話總龜謂今朝有酒二句係權常侍詩其上二句云得即高歌失即休多愁多恨漫悠悠採得百花二句又見射掌錄謂佛印燒豬肉待東坡而口占此詩蓋即用羅隱句也

少成若天性習慣成自然

見家語孔子論叔仲會之語亦見大戴禮及漢書賈誼傳米元章海岳名言

疾風知勁草世亂有誠臣

見隋書楊帝賜楊素詔謂古語也

十指有長短痛惜皆相似

曹子建詩

此處不留人自有留人處

陳後主詩

日月光天德山河壯帝居

陳後主入隋侍文帝在仁壽宮所上詩見北史

得他心肯日是我運通時

見翰苑名談本唐太宗詩待余心肯日是汝命通時後唐莊宗每見王慶則心憤然

李嗣源為之言莊宗乃引太宗語以答之

日出事還生

全唐詩話武元衡被刺之前一日作詩云無因駐清景日出事還生遂成詩讖

但存方寸地留與子孫耕

羅鶴林玉露但以此為俗語直方詩話謂張嘉甫以此為水部賀公所作賀於天聖

中為郎官云郎瑛七修類稿又以為宋賀仙翁詩

在家貧亦好

戎昱詩

世亂奴欺主年衰鬼弄人海枯終見底人死不知心

皆杜荀鶴

詩豎孤集亦載之俗語云勢敗奴欺主

海濶從魚躍天空任鳥飛

見古今詩話本大歷詩僧元覽詩謂大海從魚躍長空任鳥飛

忍事敵災星

司空圖詩

難將一人手掩得天下目

曹鄴咏李斯詩

但知行好事莫要問前程

馮道詩

但教方寸無諸惡狼虎叢中也立身

亦馮道詩

一朝權在手便是令行時

朱灣咏擲籠詩一說崔戎酒籌詩

白日莫空過青春不再來

林寬詩

久旱逢甘雨他鄉遇故知洞房花燭夜金榜掛名時

見容

齊隨筆蓋亦宋人語

世間好物不堅牢，彩雲易散琉璃碎。

白樂天簡簡吟

舉世盡從愁裏過，何人肯向死前休。

杜甫鶴詩 韓昌黎亦有何人肯向死前休之句

最恨年年握針線，為他人作嫁衣裳。

秦蘊玉貧女吟

相逢盡道休官好，林下何曾見一人。

見雲溪友議 釋靈徹答章丹詩

自出洞來無敵手，得饒人處且饒人。

見西溪叢語 蔡州襄信縣棋道人詩

一葉浮萍歸大海，人生何處不相逢。

丁冠詩

猶恐相逢是夢中。

晏叔原詩

一舉首登龍虎榜，十年身到鳳皇池。

見輟耕錄 劉昌言上呂蒙正丞相詩 事文類聚又

記張虞登第題此二句於興國寺壁 有人續其後云君若姚奔并梁固 不得朝官 未可知 蓋張亦用昌言語 題壁也

近水樓臺先得月，向陽花木易逢春。

見俞文豹唾玉集 杭州巡檢蘇麟上范文正詩

腹有詩書氣自華。

蘇東坡詩

善惡到頭終有報，只爭來早與來遲。

見宋人螢雪雜說

真个有天没日頭。

宋神童詩

閉門不管牕前月，分付梅花自主張。

南宋陳隨隱自述其先人名藏一之詩 真西山劉漫

堂賞為警句

夜靜水寒魚不餌，滿船空載月明歸。

見冷齋夜話 華亭船子和尚詩

是非只為多開口，煩惱皆因強出頭。

各人自掃門前雪，莫管他家瓦上霜。

以上二條俱見事林廣記

大家飛上梧桐樹，自有旁人說短長。

見夷堅志 都統明椿白立生祠於關王廟 側時人嘲之

詩

兒孫自有兒孫福。

見癸辛雜識 葉李紀夢詩

此去好憑三寸舌，再來不值半文錢。

張叔仁送謝疊山入燕詩

鴛鴦繡了從教看莫把金針度與人

元遺山論詩絕句

死人身邊有活鬼強將手下無弱兵

見周遵道豹隱紀談及栗齋詩話謂俚語自然成對也

狀元必在荷包裏爭奈京城剪絡多

見堯山堂外紀徽人誚唐臯下第詩

你是何人我是誰

見輟耕錄道士洪丹谷與一妓狎妓臨卒素詞丹谷集舊曲送之中有此語

巧妻常伴拙夫眠

謝在杭詩

多言多敗

金人銘

禍福無門惟人所召

閔子馬勸公鉏之言

所得不償所失

楚子重伐吳既歸而吳來伐君子謂所獲不如所亡也

噴有煩言

衛敬子謂衛靈公之言以上皆左傳

金玉滿堂

知足不辱

輕諾者必寡信

天網恢恢疎而不失

唐朱泚篡位而敗走野人誚之亦有此語

深根固柢

和光同塵

大器晚成

以上皆老子天網句又見後漢書郎顛傳深根句又見韓非子深其根固其柢長生久視之法也六器句又見呂覽樂成篇

來者不善善者不來

亦本老子善者不來辨辨者不善句

思之思之鬼神遁之

見管子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而不通鬼神將遁之

從善如登從惡如崩

衛彪僂之言

擇禍莫若輕

范文子之言以上皆國語

知子莫若父知臣莫若君

見管子大匡篇知子句又見國語晉祁奚之言知臣句又見左傳楚子玉聞申侯死之言

鷓蚌相持漁翁得利

蘇代對燕王之信

畫蛇添足

救寒莫如重裘止謗莫如自修

冠上加冠二皆陳軫說楚令尹昭陽之言

寧為雞口無為牛後蘇秦說韓惠王語

自相矛盾有鬻矛與盾者曰矛之利無不陷也盾之堅物莫能陷也人應之曰以子之矛刺子之盾何如其人無以應以上皆國策矛盾句又見

韓非子救寒句又見魏志王昶戒子弟語

守株待兔宋人田中有株兔觸而死宋人釋其未而守株冀復得兔

遠水不救近火失火而取水於海雖多而火不滅遠水不救近火也又後魏杜朔周請宇文泰來主賀拔岳軍事亦有此語

耳而目之王子登薦人於襄玉王曰我用登已耳而目之登取人又耳而目之也又見呂覽作趙襄子與任登語

吹毛求疵以上皆韓非子

以不解解之見呂覽審問篇

姑妄言之姑妄聽之見莊子逍遙遊

為善無近名養生

知其一不知其二天地篇 又史記漢高祖與高起王陵論所以得天下之故謂起等知其一不知其二

名者實之賓許由答帝堯語又南史沈麟士引之答沈約書中語

不為福先不為禍始刻意篇

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山木篇又見禮記

數米而炊庚桑楚篇

富則多事天地篇 堯答華封人祝以多富之語

見笑大方秋水篇 河伯自言嘗見笑於大方之家

每况愈下北海篇 本言每下愈况言政喻謏卑也

搔虎頭弄虎鬚盜跖篇 孔子見跖退而嘆之詞謂幾不免於虎口 以上莊子

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

良藥苦口利於病忠言逆耳利於行皆孔子家語 良藥句又見史記張良勸沛公從樊

喻勿留居秦宮殿之言

亡賴史記漢高祖紀始大人以臣為無賴

人微言輕史記穰直對齊景公自謂人微權輕又後漢書楊喬薦孟嘗疏中語

將門有將田文對其父語又宋武得王鎮惡亦云梁武見王訓人才謂朱異曰可謂相門有相隋楊元感自請為將楊帝曰將門必有將相門

必有相固不虛也

利令智昏平原君納馮亭之降而政秦兵有長平之坑人謂其利令智昏也

官久自富貨殖傳廉吏久久更富

因禍為福轉敗為功管晏列傳又宋書何承天戲庾登之語

大名之下難以久居范蠡霸越後將去之言

罪過信陵君竊符救趙王王迎之信陵自言罪過又隋書長孫晟至染干帳責其帳中有草當難以待帝染干曰奴罪過又曰馮德載帝不能語但

於馬上低頭自稱曰罪過

一敗塗地父老欲以沛公為沛合高祖辭之言

傍若無人荆軻與高漸離飲市中傍若無人又北史顏延之獨酌郊野當其為適傍若無人

家貧思良妻國亂思良將魏文侯與李克之語

當斷不斷反受其亂召平引道家言又宋書王僧綽勸宋文帝語

明目張膽張耳陳餘對陳涉之言

數見不鮮陸賈過他客不至再三恐數見不鮮也

不中用秦始皇謂吾收天下書不中用者盡去之又王制用器不中度漢書外戚傳擇宮人不中用者去之王尊傳救功曹不中用者各自退避

以上皆史記

福無雙至禍不單行見說苑權謀篇

愛及屋烏

見韓詩外傳太公謂武王曰愛其人者及屋上烏惡其人者憎及骨餘

湯澆雪

見孔子家語王言魯備若湯之沃雪又後漢閻忠範皇甫嵩云將軍破黃巾甚於湯雪前史謝超宗求王瑩之父以書屬瑩用一吏曰丈人一言

如湯澆雪耳

無天於上無地於下

見淮南子兵略篇謂勇將奮不顧身也今俗語以為人之無忌憚者

膽欲大而心欲小

見淮南子後孫思邈亦有此語

刻舟求劍

見淮南子客乘舟中流而遺其劍遽契其舟桅薄暮而求之

矯枉過正

見漢書諸侯王表漢懲秦弊大封同姓可謂矯枉過其正

談何容易

東方朔非有先生論中語

若要不知除非莫為

枚乘諫吳王書欲人勿聞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為

偏聽生奸獨任成亂

鄒陽在獄中所上書

積少成多

董仲舒對策聚少成多積小致鉅

寧逢惡賓莫逢故人

公孫宏語

關西出將關東出相

張禹諫安帝棄涼州之言

山東出相山西出將

趙充國贊

百聞不如一見

趙充國欲馳至金城上方略之言

和氣致祥

劉向上封事中語又後漢楊賜疏中語以上十條皆漢書

酒囊飯袋

見王充論衡別通篇謂不學之人徒以腹為飯坑腸為酒囊

庸庸多厚福

虞翻薦左雄謂當時公卿多以拱默為賢相戒曰庸庸多後福

身處脂膏不能自潤

孔奮居官人笑其過廉之語

入室操戈

何休著左氏膏肓鄭康成作針膏肓休嘆曰康成入吾室操吾戈以伐我

守錢虜

馬援謂有財不能施之人

開心見誠

馬援對隗囂述光武之為人如此

陔餘叢考

卷四十三

七

不識丁董

曹操既擒呂布欲緩其縛劉備曰公不見丁建陽董太師乎以上六條皆後漢書

矢在弦上不得不發

見三國志曹操責陳琳為袁紹作檄討已辱及先世琳對操自解之言

求田問舍

漢昭烈與許子將語又北史荀赤松効顏延之謂求田問舍昔賢所鄙

三世仕宦方會着衣吃飯

本魏文帝詔書三世長者知衣服五世長者知飲食

鐘鳴漏盡夜行不休

見魏志田豫辭官之語

騙上高樓拔短梯

見世說殷浩廢後恨簡文曰上人着百尺樓上擔將梯去又三國志劉琦與孔明登樓去梯謀自安之策

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

世說嵇康問鍾會之語

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

見後漢書宋宏對光武辭娶湖陽公主之語

生子癡了官事

楊濟與傅咸書俗云生子癡了官事官事未易了也

好物不須多

晉元帝出宴賦詩朱鞏止成一聯自言好物不在多也

雅人深致

謝安問道韞詩中何句最佳道韞以吉甫作頌二句對安謂有雅人深致

一事不知以為深恥

晉書陶淵明謂范隆曰一物不知君子之恥又梁書陶宏景亦有此語又劉淵云一物不知君子恥之

不能流芳百世亦當遺臭萬年

見晉書桓溫語

福過災生

見宋書劉敬宣答諸葛長民語又謝瞻以弟晦驟貴言於宋武帝恐福過災生請降黜以保哀門

人面獸心

宋書明帝紀

小屈必有大伸

宋書孝武以張岱為新安王子鸞別駕謂之曰無謂小屈終當大伸也

耕當問奴織當問婢

宋書沈慶之對文帝語謂將伐魏而徒與徐湛之等白面書生議之也

不長進

宋書孝武責太子子業曰汝不長進字跡特其一端耳

不耐煩

宋書庾仲文為人強急不耐煩又五代史後唐明宗將立后夫人曹氏謂王淑妃曰我素多病不耐煩妹當代我

三十六策走是上計

齊書王敬則起兵謂明帝父子惟有走故云檀公三十六策走是上計蓋引宋人凱檀道濟之語也

那得此副急淚

南史羊志從孝武過殷貴妃墓命志哭之志即嗚咽或問那得此副急淚志曰我自哭亡妾耳

人所應有盡有人所應無本無

南史沈懷文稱江智淵之詞又庾亮問桓彝以徐安期為人彝曰人所應

有而不必有人所
應無而不必無

不可無一不可有二南史齊高帝稱張融之語

寄人籬下齊書張融自言其作文不肯寄人籬下

分路揚鑣齊書蕭琛謂裴子野所撰宋略可與過秦論王命論分路揚鑣又魏元志為洛陽令與御史中尉李彪爭路孝文帝詔分路揚鑣

名士風流齊書袁孝曰齊民微弱柱石之臣皆盡所存惟風流名士耳

聽人穿鼻梁武論徐孝嗣才非柱石終當聽人穿鼻又五代史張彥反梁末帝論以詔書彥曰愚主聽人穿鼻難與共事矣

後進領袖梁書武帝謂張纘朝中領袖又齊竟陵王子良西邸多才士劉繪為後進領袖又簡文帝與湘東王書曰領袖者非弟而誰

名下無虛陳書陳臻以漢書十餘事問姚察察並為剖析臻嘆曰名下定無虛士

風流罪過北史郎基歷官清勤惟令人寫書潘子義謂曰在官寫書亦是風流罪過

老蚌出明珠見三輔決錄韋元將仲將見孔融融器之謂其父端曰不意雙珠近出老蚌又北史陸子彰之子印有才那邵謂子彰曰以卿

老蚌遂出明珠

繫孔樹鬚魏書李庶生而天闥崔湛調之曰教弟種鬚以錐編刺作孔插以馬尾

未能免俗聊復爾爾世說阮仲容七月七日以長竿掛犢鼻褌於中庭晒之曰未能免俗聊復爾爾又北史慕容紹宗自知

有水厄乃浴於河以厭之或規之亦答以此語

富貴逼人來北史楊素少為周文帝所知曰善自勉不憂不富貴素曰但恐富貴來逼臣臣無心圖富貴也

十羊九牧北史楊尙希奏人少官多十羊九牧宜併省州縣

寧可玉碎何能瓦全北齊書元景昭語

土牛木馬周書蘇綽謂有門資無才具者如土牛木馬形似而非

聞名不如見面周書房景伯為郡守有婦人訴其子不孝者景伯母崔曰聞名不如見面可呼其母子來諷示之

掩耳盜鈴通鑑唐高祖起兵時語又按淮南子有竊鐘而走者鎗然有聲恐人聞之乃自掩其耳掩耳盜鈴蓋本此語

膽大於身唐書邱悅劾奏李昭德曰臣觀其膽乃大於身鼻息所衝上拂雲漢

斬草除根張柬之等既誅張易之兄弟薛季昶勸并誅武三思謂斬草不除根終當復生

夜餘養芳

卷之三

五經掃地

祝欽明以經學顯入內宴欽明作八風舞搖頭眩目盧藏用曰五經掃地矣

快行無好步

朱敬則傳急趨者無善跡

上不上下不下

田季安傳譚忠說季安歸正之言

坐鎮雅俗

楊綰傳世以綰坐鎮雅俗比之楊震山濤謝安

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

陸象先語

不癡不聾不作阿家翁

郭子儀之子曖尚公主與公主反目有薄天子不為之語公主訴於代宗子儀執曖請罪帝以

此言慰之按宋書庾仲文傳何尚之對文帝云不癡不聾不成姑公又北史及隋書有告大都督邴紹非毀朝政文帝將誅之長孫平曰不癡不聾不作大家翁則六朝

早有此語

垂頭喪氣

韓全誨等失勢皆垂頭喪氣以上九條俱唐書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見王績負荅者傳謂麗朱者丹附墨者黑

張公吃酒李公醉

張鷟耳自記則天時謠言張公謂易之兄弟李公謂廬陵王

人死留名豹死留皮

彦章之言

不做好事

五代史後唐明宗責王建曰汝為節度使不做好事

不快活

五代史桑維翰曰居宰相如着新鞋襪外面好看其中不快活又劉昫李愚罷百官相賀曰自此我曹快活矣魏鶴山天寶遺事詩弄成晚歲

郎當曲正是三郎快活時北齊書和士開勸武成帝曰一日快活勝千年則快活二字六朝已有之

酒有別腸

五代史闕主王曦宴羣臣惟用雜岳不醉曦曰岳身小何飲之多左右曰酒有別腸

好事不出門惡事傳千里

北夢瑣言和凝以填曲人呼為曲子相公故云

乘船走馬三分命

北夢瑣言在杜彥林壁馬條內

守口如瓶防意如城

朱子名臣言行錄謂富鄭公語又癸辛雜識謂本梁武帝戲第六卷

一網打盡

蘇舜卿以故紙錢會客為王拱宸所劾得罪者眾拱宸曰吾一網打盡矣

笑罵由他笑罵好官還我為之

鄧綰附王安石得集賢校理為人所笑故以此自解

薑桂之性老而愈辣

晏敦復對秦檜之言

汗流浹背

趙胤謂豐稷曰聞君言使我汗流浹背

一蟹不如一蟹

通鑑陶穀使吳越錢俶以蟹供客自蝓蚌以下十二種陶謂一蟹不如一蟹又勾龍如淵傳士論見孟庾之召王庶

之來謂一蟹不如一蟹

三代以下惟恐不好名

史彌遠責陳垣好名垣曰求士於三代以上惟恐好名求士於三代以下惟恐不好名

急流勇退

宋史麻衣道人曰錢若水語見陳搏傳

一部十七史何處說起

宋史文天祥入燕李羅丞相欲屈之問盤古至今幾帝幾王天祥曰一部十七史從何處說起

吾非應博學宏詞科何暇泛論

耳聞不如目見

見韓琦君臣相遇錄琦為陝西安撫使疏中語

語言無味面目可憎

黃山谷謂人不讀書則塵俗生其間照鏡則面目可憎對人則語言無味

疑人莫用用人莫疑

金史大臣請以州郡皆用本國人熙宗以此語答之按陸贄疏中已有此語

急則抱佛脚

古今詩話王安石有句云投老欲依僧客應聲曰急則抱佛脚空石曰投老句是古詩客曰佛脚句是俗諺上頭下脚豈非的

對安石大笑按垂老抱佛脚本孟東野詩王氏困學紀聞嘗引之

佛頭着糞

典籍便覽歐陽公修五代史或作紋冠其前王荆公曰佛頭上豈可着糞也

福至心靈

見畢仲詢幕府燕閒錄吳泰政以學究登科後為學士常草制以示歐公歐公曰君福至心靈矣

生薑樹上生

俗語謂人之執拗者劉後村詩人道生薑樹上生不應一世也隨聲

大人不責小人過

見沈作喆寓簡有小官醉後塗改貴人文字明日以啓謝曰昨朝醉去巧兒作事拙兒喚今日醒來大人不責

小人過蓋二一句本皆諺語

君子樂得為君子小人枉自為小人

胡澹菴謫嶺南時方務德為廣帥待之頗厚素檜死

方罷官入京謀起用會澹菴已召用偶與王梅溪語其事梅溪曰此君子也方由此進用故時人有樂得為君子之語

聊以塞責

通鑑記事韓侂胄當國言官不敢言事但泛論君德時事或問之則愧謝曰聊以塞責

病從口入禍從口出

見莊綽雞肋編謂當時諺語

打草驚蛇

見續常談有主簿貪賄事上長官判曰汝雖打草吾已驚蛇

殺人償命欠債還錢

方禹為楊五所害死後向楊索命之詞

自身照不亮

胡仲徽將應試有富人亦就試欲胡為助胡曰吾學業有限所謂自照一身猶未光也

高來不可低來不可

李祐為縣令見太守鞠躬作揖太守責之明日俯首太守又責之祐乃具狀言高來不可低來不可

乞降一
个啗樣

見怪不怪其怪自壞

姜七以養母豬為業有客宿其家聞豬作人言客以語七七不聽謂見怪不怪其怪自壞以上四

條皆長
堅心

陰地不如心地好

癸辛雜識倪文節家與秀玉鄰為鄰頗被侵占文節常語曰住場好不如肚腸好陰地好不如心地好

養兒防老積穀防飢

百川學海後漢其意明乞代父償命臨刑無懼色誦此二句太守會天游奏之乃免死

蛇無頭不行

金史斜卯愛實嘗自草括粟文謂雀無翅兒不飛蛇無頭兒不行以而作兒像史不敢改

精神滿腹

本温太真警錢鳳語金史李獻甫心思所到絕人遠甚人稱為精神滿腹

燃了一把汗

元史憲宗召趙璧問為治之要璧請先誅近侍之尤不善者璧出世祖謂曰秀才汝渾身是膽即吾亦為汝握兩手汗也

黑漆皮燈籠

輟耕錄元至正中遣官赴諸道問民疾苦使者多納賄百姓歌曰官吏黑漆皮燈籠奉使來時添一重

過橋拆橋

續通考許有子科曰出身會有詔罷科舉竟署有王名於後或謂之曰參政可謂過橋拆橋矣

一馬不被兩鞍

元史列女傳衣氏殉其夫之言也

讀書種子

鶴林玉露周益公謂士大夫家可使讀書種子衰息乎又姓廣孝屬文皇入京勿殺方孝孺謂此讀書種子也見明史

拔去眼中釘

五代史趙在禮殘酷及去任民相慶曰拔去眼中釘矣在禮聞之後還鎮令民各出拔釘錢

一語撞倒牆

宋胡程答梧集錢正老謂方子通云立朝剛勁須推老兄然一語撞倒牆亦是老兄

一牀錦被蓋過

宋史鄺瓊素與王德不睦會張浚以瓊副德為都統制瓊懼謂德曰向來事太尉不周今日乞一牀錦被蓋過德不

答瓊遂叛
降劉豫

十八層地獄

梁書劉薩阿暴亡有兩吏引至十八層地獄見諸受苦者

脚着實地

宋史邵雍傳淮論司馬光為人如此

千里寄鵝毛

東坡以揚州土物寄子由詩云且同千里寄鵝毛

亥餘叢考

卷四

十一

花又不損蜜又得成

金史汴州圍急合周奉命括菜甚慘或規之合周曰人云花又不損蜜又得成我謂不損花何由成蜜也

及不得一脚指

北齊書李幼廉遇事立辦神武責諸人曰卿等作得李長史一脚指否

兩脚書櫥

齊陸隆學極博而讀易不解文義王儉曰陸公書櫥也今人謂讀書多而不能用者為兩脚書櫥本此

騎驢覓驢

見傳燈錄道人解心即是佛直是騎驢覓驢

旗鼓相當

管輅別傳太守單子春欲試輅之才辨謂輅曰吾欲自與卿旗鼓相當

毛病

黃山谷刀筆云此荆南人毛病謂習氣也

與人不睦勸人造屋

宋王韶欲取洮河言只用回易錢便足文彥博曰上師造屋初必小計冀人易於動工既興作知不

可已乃方增多此謬所本也

便宜

齊書顧憲之疏云便宜者便於公宜於私也

萱堂桂窟

俗謂母為萱堂蓋因詩焉得萱草言樹之背注云背北

堂也戴植鼠璞以為此因君子行役而思念之詞與母

何與呂藍衍亦謂詩注護草可忘憂背乃北堂也詩意

並不言及母不知何以遂相承為母事也按古人寢室

之制前堂後室其由室而之內寢有側階即所謂北堂

也見尚書顧命註疏及爾雅釋宮凡遇祭祀主婦位於

此主婦則一家之主母也北堂者母之所在也後人因

以北堂為母而北堂既可樹萱遂稱曰萱堂耳世以登

科為折桂本於郊詵對策有桂林一枝之語而或以月

中有桂遂因桂而移於月中之桂又因月中有蟾謂之

蟾窟遂又移而為桂窟展轉相訛皆沿襲之陋也

五經通義月中

有兔與蟾蜍何也月陰也蟾蜍陽也與兔並明陰繫於陽也春秋演孔圖曰蟾蜍月精也虞喜安天論曰俗傳月中仙人桂樹今視其初生仙人之足已成形桂樹後生

亥除後考

卷之三

三

西陽雜俎云月中蟾桂地影也空處水影也東坡鑿空閣云懸空如水鏡瀉此山河影妄稱桂兔蟾俗說皆可屏又如鶯遷二字

毛詩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於喬木並無所

謂鶯字也自唐蘇味道有遷鶯遠聽聞楊補詩軒樹已

遷鶯禮部試士遂有遷鶯求友鶯出谷之作而

世俗以小食為點心不知所始按吳曾能改齋漫錄云

唐鄭僂為江淮留後家人備夫人晨饌夫人顧其弟曰

治妝未畢我未及餐爾且可點心其弟舉甌已罄俄而

女僕請飯庫鑰匙備夫人點心僂詬曰適已點心今何

得又請是唐時已有此語也亦見輟耕錄又癸辛雜識

記南宋趙溫叔丞相善啖阜陵聞之曰朕欲作小點心

相請乃設具飲玉海至六七又啖籠炊百枚

茅柴酒

酒之劣者俗謂之茅柴酒此語蓋亦起於宋時東坡詩

幾思壓茅柴禁網日夜急學齋佔畢引李白金樽美酒

斗十千杜甫詩速來相就飲一斗恰有三百青銅錢之

句以為酒價何太相懸如此想是老杜不擇飲而醉村

店中壓茅柴耳又蘇叔黨詩茅柴一杯酒相對奈愁何

劉後村詩茅柴且酌兄是茅柴酒宋人已用之於詩文

矣然曰壓茅柴蓋酒之新釀用茅柴壓而醱之耳

綿力

謙言力之薄曰綿力見淮南王安諫漢武伐越書曰越

人綿力薄材不能陸戰

對手

凡相角伎藝彼此均者曰對手舊唐書宣宗紀日本國王子入朝王子善碁帝令待詔顧師言與之對手詩文
見朱弁曲洧舊聞俚語有張王李趙之語猶言是何等
人也然梁范鎮神滅論已有張甲王乙李丙趙丁之語
是張王李趙俗語其來已久

籌馬

今人博局諸戲多用籌馬紀數其原蓋本於投壺記所謂籌室中五扶堂上七扶庭中九扶又云正爵既行請

為勝者立馬也然今世之籌用以紀數而記所謂籌即
投壺之矢其紀數則別有算所謂算長尺有二寸也是
則投壺之籌之用與今不同今之籌乃投壺所謂算耳
按儀禮鄉射籌八十注云籌算也博戲所用之籌其或
本此歟然鄉射又無所謂馬者要之投壺與射禮相通
籌與馬皆古人所以紀數後世遂襲其名而其用小變
耳猶投壺之馬為勝算而今所用亦不專以紀勝也天
香樓偶得云今世賭博者以物衡錢謂之馬子交易者
以銅為法馬蓋亦本此又按古人馬制不詳晉太康中
掘地得玉馬或以為卽投壺所用也

屠家稱姜太公

俗戲屠宰者謂之姜太公此亦有所本國策姚賈謂秦
 王曰太公望齊之逐夫朝歌之廢屠按楚詞師望在肆
 鼓刀揚聲註云呂望鼓刀在列肆文王親往問之望曰
 下屠屠牛上屠屠國文王乃載與俱歸淮南子亦云太
 公之鼓刀又韓詩外傳文王舉太公於舟人而用之則
 太公又出自舟子也

世界

世界見首楞嚴經佛告阿難言世為遷流界為方位東
 西南北東南西南東北西北上下為界過去未來現在
 為世方位有十流數有三猶淮南子所云往古來今謂
 之宙四方上下謂之宇也揚子雲太元則謂闔天謂之

宇闔宇謂之宙陸續云闔天地晝夜之稱闔謂開天地
 晝夜之稱

畔

吳語謂躲避曰畔亦有所本陳後主創齊聖觀民謠曰
 齊聖觀寇來無處畔見言鯖

外後日

陸放翁云今人謂後三日為外後日意其俗語耳偶讀
 唐逸史裴老傳乃有此語裴大歷中人則此稱已久矣

登時

俗謂俄頃間曰登時亦云卽刻宋書盧循之走也劉裕
 知其必寇江陵登遣索邈援荊州北齊書祖珽守北徐

州會有陳冠珽合城中寂然冠疑人走城空不復設備
珽忽鼓噪聒天賊大驚登時退散舊唐書武后幸興泰
宮欲就捷路韋安石力諫武后登時爲之迴輦

鑽

世謂黃緣干進者爲鑽按東坡和錢安道寄惠建茶詩
云不敢包裹鑽權倖王安石秉政鄧綰李定舒亶蹇序
辰王子韶等同時擢用士大夫有十鑽之目王子韶傳
劉安世劾子韶在十鑽內爲衙內鑽指其交結要人如
刀鑽之利也呂公著作相務簡靜不多接士大夫惟談
禪者得從容好進之徒往往幅巾道袍日遊古寺冀邂
逅之以自售時謂之禪鑽又蔣津葦航紀談嘉定間士

大夫有一戲論於從政云將仕者皆改官獨顏子不得
改夫子曰回也不改或曰鑽遂改子曰顏子鑽錯了鑽
之彌堅如何改官方勺泊宅編亦云今之巧宦者皆謂
之鑽是宋時已有此語然班固答賓戲云商鞅挾三術
以鑽孝公則漢時已有此語也

暖房

俗禮有所謂暖壽暖房者生日前一日親友治具過飲
曰暖壽新遷居者鄰里送酒食過飲曰暖房輟耕錄亦
曰暖屋又曰暖室按王建宮詞太儀前日暖房來五代
史後唐同光二年張全義及諸鎮進暖殿物則暖房之
名由來久矣

穿孝

父母喪而成服俗謂之穿孝其親朋臨送暫用袒免者謂之帶孝蓋以喪服卽爲孝也此語自六朝已有之北齊書童謠曰九龍母死不作孝已而婁太后崩武成帝服緋不改北史宕昌公王獻薨送喪者千餘人皆舉聲慟泣以要榮利時謂之義孝和士開喪母富商丁鄒嚴興等亦爲義孝新唐書韋挺傳世俗營葬旣畢鄰伍會集相與酣醉謂之出孝李方叔談記東坡爲禮部尙書宣仁太后上仙甫七日忽有旨光祿官供羊酒爲太后太妃暖孝此皆不經之語

杜撰

宋稗史杜默爲詩多不合律故世謂事不合格者曰杜撰此說非也湘山野錄盛文肅度撰張文節神道碑石參政中立問誰撰文肅率然對曰度撰滿堂皆笑按文肅在杜默之前則非起於默矣呂藍衍言鯖謂道家經懺俱杜光庭所撰多設虛誕故云杜撰此亦非也沈作喆寓簡謂漢田何善易言易者本田何何以齊諸田徒杜陵號杜田生今之里語謂白撰無所本者爲杜田或曰杜園蓋本此豈當時譏何之易學無所師承而云然耶云云此乃杜撰二字所由始蓋本因杜田又轉而爲杜園宋時孔文仲對策有可爲痛哭太息之語而人誦之曰杜園賈誼是也因而俗語相沿凡文字之無所本

者曰杜撰工作之不經匠師者曰杜做後世并以米之不從商販來者曰杜米笋之自家園出者曰杜園笋則昔以杜爲劣作而今轉以杜爲佳品矣

差

官府遣役輒曰差顏師古匡謬正俗曰詩云旣差我馬毛傳云差擇也謂擇取強壯者今云差科亦此意遣人曰差蓋亦謂揀擇其人可應役者耳

叱氣

俗語以泄憤爲出氣北史作叱氣荀濟謀誅高澄事敗見執楊愔謂濟曰遲暮何爲然濟曰叱叱氣耳何關遲暮然氣鬱於中而借事以泄之究當以出氣爲是

着力

齊書蒼梧王欲害蕭道成陳太妃罵曰道成有大功今害之誰復爲汝着力者南史作誰爲汝盡力

相打

俗以鬪毆曰相打語本南史黃回傳回在宣陽門與人相打

底

江南俗語問何物曰底物何事曰底事唐以來已入詩詞中按北史徐之才傳高德正故犯之才家諱之才問坐客曰箇人諱底則六朝以來已有是語而入之書策則自北史始也顏師古匡謬正俗問云俗謂何物爲底

物底義何訓答曰此本言何等物也其後遂省但言等物又轉而訛爲底耳

箇

俗語言這箇那箇按舊唐書李密傳密以左親侍在仗下煬帝詢知爲李寬之子謂宇文述曰箇小兒瞻視異常勿令入宿衛也

生活

活計曰生活見梁書武帝檢視臨川王宏庫室百餘間有錢三億餘萬他物稱是謂宏曰阿六汝生活大可北史胡婁蓬室草筵以酒自適謂友人曰我此生活殊勝焦先尉景居官貪穢齊神武戒之景曰與爾計生活孰

多我止人上取爾割天子調神武大笑

扯

俗云以手牽物曰扯然經書無此字宋史杜紘傳伴夏國使入見夏使欲有所陳乞紘連扯之乃不敢言扯字始見於此

你

你字惟詞曲用之詩文未嘗用也惟北史齊文襄求好長史舉者多不見納一日大集謂陳元康曰我教你好長史處李幼廉卽其人也又隋書李密傳密與字文化及隔水相語責其弑逆之罪化及曰共你論相殺事何須作書語許善心傳字文化及之逆執善心至朝堂化

及令釋之善心不舞蹈而出化及怒命捉來罵曰我好
欲放你敢如此不遜遂害之你字見於書惟此

賣弄

近代俗語賣弄二字專指誇耀之意六朝以前則謂招
權攬勢也後漢靈帝紀注閔貢厲聲責張讓等賣弄國
恩朱浮傳浮坐賣弄國事免又楊震傳震疏言親近倖
臣賣弄威福南史齊高帝時竟陵王子良啓以范雲爲
郡齊主曰聞其恒相賣弄朕不復窮法當宥之以遠

請安

左傳昭公遜于齊齊侯將享之子家子曰朝夕立於朝
何享焉乃飲酒使宰獻而請安二字見此

香火

北史爾朱兆使高歡統六鎮慕容紹宗諫之兆曰有香
火重誓何慮耶紹宗曰親兄弟尚不可信何論香火陸
法和在江夏大治兵艦梁元帝使人止之法和曰求佛
之人豈規王位但於空王佛所與主上有香火因緣以
備救應耳唐書秦王世民遣騎告突厥突利可汗曰爾
往與我盟緩急相救今乃引兵相攻何無香火之情也

斲喪

人不自愛惜耗其精神於酒色者曰斲喪語見左傳齊
陳瓘過衛仲由見之曰天或者以陳氏爲斧斤旣斲喪
公室而他人有之不可知也其使終享之亦不可知也

又唐書楊復恭傳斲喪天下

門房

魏孝靜詔一人爲惡殃及闔門朕甚愍之自今非謀反大逆罪止其身於是爾朱文暢謀殺齊神武事敗姊方有寵於神武乃止坐文暢一房舊唐書中宗卽位大赦惟徐敬業一房不在免限李錡以反誅詔宗正削一房屬籍宰相召蔣乂問一房自大功可乎乂爭執乃止錡一身及子息餘無旁坐新唐書宰相世系表楊氏有越公房李氏分隴西趙郡二支隴西有四房趙郡有六房

馬頭馬門

水陸總滙泊舟之地曰馬頭南史何承天傳宋元嘉三年討謝晦到彥之率兵先至馬頭北史楊侃傳梁豫州刺史裴邃欲襲壽春謬移云魏於馬頭置戍魏書太平真君十一年帝南伐命長孫真趨馬頭此卽是馬頭郡按通鑑史憲誠據魏博於黎陽築馬頭爲渡河之勢注云附岸築土植木夾之以便兵馬入船也五代史梁將攻淮南遣劉捍先之淮口築馬頭下浮橋以渡宋史馬默傳河決小吳水官以爲宜使東流默與轉運使以爲宜使北流於是作東西馬頭約水復故道此乃俗所謂馬頭之見於史者也船艙有門曰馬門曾三異同話錄云舟之設屋開門而入其門謂之馬門必先闖而後入因其字義而析之也明人顧元慶簷曝偶談亦云船門

曰馬門蓋闖字之義也引首而觀曰闖

生口

生口本軍前生擒之人漢書蘇武傳李陵爲言捕得生口言太守以下皆白服王莽傳陳歆言捕虜生口知犯邊者皆單于咸子角所爲後漢書袁安傳和親以來有得邊生口者輒以歸漢魏略太祖賜楊沛生口十人皆謂捕獲生人也今北方人乃謂驢馬之類爲生口此亦有所本魏志王昶傳註任叡嘗與人共買生口各雇八疋後生口家來贖時價值六十疋叡仍止取本價八疋則以牛馬爲生口三國時亦已有此語矣

課馬驪馬騶馬

俗以牝馬爲騶馬非騶字也輟耕錄謂課馬之誤唐六典凡牝四游五課羊則當年而課之課者歲課駒犢也是騶馬應作課馬也按顏師古匡謬正俗云俗呼牝馬爲草馬以牝少用常放草中不餉以芻豆故云然則唐以前本呼牝馬爲草馬及牧監設課後遂呼課馬後人又易以馬旁而爲騶馬耳牡馬之去腎者曰騶馬五代史作扇馬郭崇韜深嫉宦官謂魏王繼岌曰王登極後必盡去之卽扇馬亦不可騎也北夢瑣言周帝賜馬南平王王論良馬不可遇但要坐下穩惟扇庶幾自是江南蜀馬往往學扇然則五代以前馬尙不皆扇也不鞍而騎曰騶馬明史常遇春夜襲擴廓於太原擴廓出不

意不及鞍乃乘驛馬以十八騎道去此驛馬之見於正史者也古時則曰誕馬魏書王瓊見廣平王自言馬瘦王以誕馬并乘具與之註不施鞍轡曰誕也

甕鼻

俗以鼻不清亮者為甕鼻宋人袁文引王充論衡鼻不知香臭為甕以證之然論衡云人不博覽古今猶目盲耳聾鼻癰也其語在別通篇乃作癰字非甕字也何得援為甕鼻之證即况俗所謂甕鼻者乃謂其聲多鼻音如甕盎耳非謂不知香臭也然則不知香臭者為癰聲多鼻音者為甕本自各別不得牽混耳

拏訛頭

伺人作奸從而嚇詐取財俗謂之拏訛頭此俗語未有見之筆墨也顧寧人日知錄載明泰昌元年八月御史張潑上言京師奸宄叢集游手成羣有謂之把棍者有謂之拏訛頭者請將巡城改為中差拏訛頭三字見此

迴殘

凡買物應用後仍減價賣之俗謂之迴殘此二字見舊唐書王毛仲傳毛仲管閑廐馬凡芻粟之類吏下不敢盜竊每歲迴殘常致數萬斛又新唐書食貨志太和九年以天下迴殘錢置常平倉本錢

毛作無字

天津河間等處土音凡無字皆作毛字佩觿集所謂河

朔人謂無曰毛蓋聲之轉也宋人小說有人邀東坡喫
晶飯乃蘆服豆腐白菜三者皆白也坡明日邀其人喫
毳飯其人意必獸之有毛者及至則竟日不設飯詰之
坡答云酒也毛菜也毛飯也毛借河朔間土音以無爲
毛也相與大笑按此雖土音亦有出處後漢馮衍傳飢
者毛食謂無食也五代史述黃幡綽賜緋毛魚袋謂無
魚袋也則古人文字中亦用之矣

吳趙

蘇常間俗語謂不擇言而亂語者曰吳趙按明史張呂
孟奪情時吳中行趙用賢皆以疏論被杖吳中人謂之
吳趙此其始也

呼箸爲快

俗呼箸爲快子陸容菽原雜記謂起於吳中凡舟行諱
住諱翻故呼箸爲快子幡布爲抹布也今北方人呼幡
布爲轉布則又因翻字而轉耳

歲寒三友

元次山丐論云古人鄉無君子則與山水爲友里無君
子則以松竹爲友坐無君子則以琴酒爲友東坡詩風
泉兩部樂松竹三益友

陔餘叢考

卷四十三

三

